



看哪，這個人！

尼

采著 劉恩久譯

看哪，這個人！

德國 尼采著

劉 恩 久 譯

文化書店發行

看哪，  
這個  
人！

---

---

著者 尼 采  
譯者 劉 恩 久  
發行人 文 峯  
總經理 文化書店

瀋陽和平區太原街51號

◁ 有 版 權 ▷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四日初版

---

---

---

## 目 錄

前 言 .....	1
我爲什麼這樣明哲 .....	7
我爲什麼這樣聰明 .....	22
我爲什麼寫這些好的書籍 .....	44
悲劇的誕生 .....	56
不合時宜的 .....	63
人類的，過於人類的 .....	69
朝 霞 .....	77
快樂的智識 .....	80
查拉圖斯特拉如此說 .....	81
善惡的彼岸 .....	97
道德的系統學 .....	99
偶像的黃昏 .....	100
瓦格納事件 .....	103
我爲什麼是這樣的命運 .....	111
譯者後記 .....	121

## 前 言

一想到我對人類在不久的將來必定要遇到最重大的要求，說一說我是怎樣的人，那好像對我是不容推辭的。實在說來，那是已經任人皆知的，因為我從來就沒有允許過我自己成爲一個「不用證明的」。但是，在我使命的偉大和這個時代人們渺小之間的不平衡上來說，從這裏明白的表示出來，人們既沒有聽到過我，甚至又沒有看見過我。我生活在我個人的信用上——我的生活，那也許只是隱藏在一個偏見之中的，我祇以同一位在夏天來到上英加丁 (Ober Engadine) 的某學者的談天，使我便能證明我並沒有生存着……在這種情形下，它給了一個反對我固有的習慣，更加倍的反叛了我本能驕傲的責任，就是說：聽着我！我是如此如此樣的人，在一切人的面前不可錯認了我！

### 2

舉例來講，我決不是一個可怕的東西，也不是一個道德的怪物，——然而我是一個直到現在被那般尊敬爲有德者的反對本性者 (Gegensatz-Natur)。但是在我們之間，那似乎對我恰好像我不能不自誇似的。我是哲學家狄奧尼索士 (Dionysos) 的使徒，與其去選擇當一個聖者，實不如去作一個半人半羊的神 (Satyr)。可是祇有來讀這本著作，或者我在這本著作裡，並沒有別的意思，好好的用一種快活的和

人類愛的方法把這個反對 (Gegensatz) 表現出來。如果我要締結某種所謂改善人類之約的話，那是比什麼都要緊的事情。我並沒有再建立起來新的偶像；由於舊有的，似乎能明白它用粘土造好了的腳，有怎樣的價值。顛覆偶像——這個名詞是指理想——這早已屬於我的職務之中。直到現在當人在捏造一個理想的世界的時候，由實在裡把它的價值，它的意義，它的真實搶奪出來。[真實的世界] 和 [現象的世界] ——以德國語來說：捏造的世界和實在的……理想的謊言，已經成爲在實在之上的詛咒，人類本身爲着這一點，直到它的本能的深奧處，變成了虛偽和假冒品，完全的作了反價值的崇拜，用這些個便是可保證人類最初的繁榮，未來，對於未來所課予的尊貴的權利。

## 3

誰能呼吸我的著作的空氣，便能知道那是一種高山之上的空氣，強烈的空氣。人們不能不使自己與它相適應，否則的話，中了傷風的毛病，那實在是非同小可的。寒冰已近，寂寞淒絕——但是將怎樣使萬物安靜的休憩在日光之中！人們將怎樣自由自在地去呼吸！在像這樣的巨靈之下，人們將怎樣去感覺！——哲學是位於寒冰和高山之間的自由意志的生活，那好像我已經了解了它，曾經體驗過似的——諸如此類立於存在之上的一切奇異而可疑的探求，都受道德的拘束。我學過在如此的一種禁地上漫遊，由於很久的經驗所得，最後產生出來的乃是道德的談論和理想修飾的種々根據，同舉世所希求的一點也不相同：在那裡邊一些知名人士的心理

，哲學家們所隱蔽起來的歷史，暴露在我的眼前——一種精神能受得住多少真理？它要向多少真理挑戰？這對我逐漸的成了實在的價值標準。迷妄（——在真理上的信仰——）並不是盲目，迷妄乃是怯懦，在認識上任何一種成果，任何一種進步，都是由勇氣產生出來，對於自身從嚴格性產生，對於自身從純潔性產生……我並不反對理想，只不過是在它的面前帶上手套……我們應當努力於禁止的事物（*Nititur in Vetitum*）：在這種標示下，我的哲學的勝利日子，不久便將來，那末，人們在原則上祇不過是永遠的在拒絕真理而已。——

## 4

在我底著作裡，最超卓的是我的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我把它當作在人類的禮物中，可說是最大的禮物。這本書帶有飛越數千年的警告，不僅是最高尚的書，事實上是出類拔萃的書——整個現實的人類，停留在它的非常遙遠的下方——那是最深的，從真實的內在豐富性中所產生的書，一個無盡藏的泉源，一旦水桶下水，必能提取上來滿溢的黃金和慈愛。在這裡所說的，既不是「預言家」，又不是所謂「教祖」具有那種疾病和權力意志（*Willen Zur Macht*）的可怕的兩性動物。若是對它的智慧的意義，沒有憐憫錯誤，人們最要緊的是先確實的聽——聽這個從口中流出來的音調，這個和平的音調（*halkyonischen*）。「發作暴風雨的是最清醇的音語，伴隨鴉子的變足而來的思想，能够支配世界——」。

無花果從樹上落下來，味美且甜，在落下來的时候，它的紅皮裂開。

我是吹開無花果的北風。

並且；如同無花果那樣，這種教訓落在你們的面前，我的朋友：現在請吃它的汁和它的甜肉！

到處都是秋天，還有澄清的天空和午後——

在這裡所說的，既不是狂信者，又不是說教，更不是求着有所信仰：乃是導源於無窮的光的充溢和幸福的深邃所落下來的滴★點★一語一句，——一種清快緩慢的調子，是這種言語的進動速度（Tempo）。這種聲音能使它停留在耳間的是最能選擇的人，在這裡能成爲一位聽者的，是掌有無上的特權，有聽查拉圖斯特拉聲音的聽覺，並非是任何人的意中事……查拉圖斯特拉果然是一位誘惑者？……而且當他第一次再返回他的寂寞裡去時，他自己還說了些什麼？誰是一位「智者」，「聖者」，「世界的救濟者」，和「其他的頹廢者」，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來說，可謂之大相逕庭……他所說的，不僅是錯誤，他還是錯誤的存在……

我的弟子們！現在我單獨走。現在你們也一塊走，或者單獨走！我希望這樣。

遠★的離開我，去抵抗查拉圖斯特拉！最好是恥笑他！也許他欺負你們。

智者不必單愛他的仇人，他必須還欺負他的友人。

不論在什麼時候，一個人在作弟子的時候，不必有報於先生，你們爲什麼不揪我的花冠？

你們尊敬我：當有一天你們的尊敬顛覆時，將怎麼辦？



---

你們要注意，不要叫一根像柱打着了你們！

你們說，你們相信查拉圖斯特拉？可是查拉圖斯特拉有什麼價值！你們是我的信徒，可是所有的信徒，有什麼價值！

你們還沒有反求諸己，到那時候才能看出我來。

那是一切信徒的規距，因為這個緣故，所有的信仰是不足取的。

現在我命令你們，拋棄我找尋自己；不久，當你們一切的一切都否認我時，我將返歸於你們之後……

菲德烈·尼采

---

在這個完整的日子，當一切的事物都已經成熟，並且不僅是葡萄的顏色發褐，同時太陽的閃光，照耀在我的生活上；我回頭往後看，我向很遙遠的前方看，我從來就沒有看見過像這般豐盛而且這般花枝招展的事物。我今天就沒有白白地埋葬我已經過去的四十四年；我有埋葬它的權利——在那裏邊的生命，是救助的，是永生的。一切價值轉變的第一書，查拉圖斯特拉的調歌，我初次嘗試用鐵槌研究哲學的偶像的黃昏——這些都是今年，而且還是最近三個月的禮物！我怎能不感謝我這整個的一生？——

如此我要對我自己敘述我的一生。

## 我爲什麼這樣的明哲

### 1

我底存在的幸福，它的獨有的性格，恐怕在于它的命運：我爲着在謎語的形式上，把它表現出來，例如，我的父親已經死去，我的母親和我還活在人世而且已經步入老境。與頹廢同時的起始，所謂人生的梯子由最高的階段和最低的階段而來的那種變重來歷，——如此，我或者能够表示，假使某種事物，能說明了人生整個問題在黨派關係上的那種中立性，那種自由不羈。我對於上升和下降的種種症候，到如今比任何人都富有精密的嗅覺，我在這一點上是一位特別優秀的先生——我對這兩種很熟悉，我就是這兩種——我的父親是在三十六歲時死的：他衰弱，富有愛清而且奢華，好像是爲着過去而生來的人似的，——與其是說生命自身，實不如說是人生的一件溫良的回憶。在他的生命衰朽的同年，我的生命也陷於瘦弱：我在三十六歲時，這時是我的生活力陷於最低落的時期，——我還生存着，可是有點連三步都不能向前走的樣子。那時候——那是一八七九年的事情——我捨去了巴塞爾 (Basel) 的教授職，好像夏天影子一般，在聖茅里茲 (St. Moritz) 過活，我的貧乏日光的生命，在下一個冬天，好像一個影子似的，在紐倫堡 (Nürnberg) 渡日。這是我較小的限度：「漂泊者和他的影子」 (Der Wanderer und sein Schatten)，就是在那時候寫的。無疑的，那時候我了解了影子是什麼。——下一個冬天，我第一次在日

內瓦 (Genoa) 過的那個冬天，甘美和靈化，幾乎使血和筋肉陷於極端的貧困，而產生「朝霞 (Morgenroethe)」。如在這一本書中所反映出來的那樣，即所謂自己精神的豐富，完全的光亮與晴朗，而我所肩負着的，不僅是最厲害的生理衰弱，乃是苦痛感覺的一種調和。在三天間的腦痛相伴着極難堪的粘液性嘔吐的責難之中，——我具有最上等的辯證家的明晰性，並且把自己在健康狀態中的攀登力，精巧性，不足以冷卻的事物，靜靜的去考察一下。我的讀者也許知道我的辯證法與頹廢症候 (decaence Symptom) 距離有多麼遠，例如：最有名的事件，蘇格拉底 (Sokrates) 的事件。一切病的智力的障礙，隨着發熱而來的那種自己的半昏睡狀態，直到現在還完全是不可知，那種性質和度數等，我還是第一次學習於學問之途。我的血液走得緩慢，就沒有一個人能確定我有熱。許久以前，給我治精神病的一位醫生，最後說：不對！祇是我自己是神經質，並不是您的神經的緣故。局部的衰弱等等是絕對的找不出來，並且決不是胃組織的極度衰弱，和由器官的變質而來的胃病。一時陷於盲目的眼病，也不過是結果，在那裏並不是原因。如果生活能力增加，視力也就能恢復。——以我而論的治癒，意思是長而又長的歲月，——同時，還是很可惜的，意思是說一種頹廢狀態的再生，沈滯，周期的反覆，這是使我對於一切的頹廢問題，由於切身的經驗，而發問的？我從頭到尾的一個字母一個字母的讀這個字。一切能把握能綜括的金銀線手藝，那種能感覺出調和色的手指，那種「從角落處觀看」的心理，其他特有的事物，在那個時候，開始體得了，在我身旁的。

切事物，如我觀察一切的觀察器官，都非常精巧，這些是那時期獨有的禮物。由病者的光學，觀察到健康的概念和價值，回過頭來往下看，在豐富上的生命的充溢和自信上的積蘊不能的秘密工作——這是我極長時間的修練，我的切身的經驗。若是我要成爲那一行的人，那末，我就是那一行的狀元。現在我把它拿在手裏，隨隨便便的在手心上轉變看法：也許祇有對我，一種價值的轉變，完全是可能的，它的第一種理由，即在此。——

## 2

如果估計一下，我是一個頹廢者的話，我同時還是它的反對者。在那裏邊，它的證據，對於我的困難的狀態，永遠選擇最正確的手段。由於全體來說，我是健康的，由於某一個角落，由於某一個特別體來說，我是頹廢的。從絕對孤獨裏過慣了的境遇中脫離時的那種精力，對我將永不受照顧，服侍和醫治的束縛——這在那個時候比什麼都有用處，在那裏洩露出來無限制的本能的確信。我將我自己的身體放在自己的手上，我再使我自己加倍的健康：不可少的條件——每一位生理學者都承認——這個人在先天的時候就健康。一個典型的病質者，不但不能健康，也不能使自己健康；而典型的健康，對於生命，生命的增強，反而能生出一種精力的刺激，由現在這種事實來看，那個漫長的患病時期：我把我自己也算在內，所謂生活也不過是新的發現而已，我曾到了一切旁人不能嚐到的好的而且還是不足取的事物，——我創出了由我的健康的意志和生命的意志而來的我的哲學……對於

這一點，請留意：當我捨棄了厭世論者的時候，那時正是我的生活力最低下的時候。自己不能的再建，使我禁止了貧困

沉的哲學……現在，我們將怎樣的認識，從先天去生產最上的人！一個最上的人，使我們的感覺清爽的，牠是由一根木頭彫刻出來的，不但是硬，軟，同時還是芳香的。牠的歡喜，祇是使牠認為滿足了才行，當超過滿足的限制時，他便停止他的快樂和他的欲望。他醫治傷害，並不見效，他為着自己的利益，利用了困難的偶然，他並沒有殺害了什麼，只是使他更加強硬。他從一切的，他所見的，聽的，經驗過的，在本能上集結他的全體：他是一個選擇的原理，他使許多事物從中降落下來。不論與書籍，人，或者是與風景相交接，他永遠的作留在他的社會裏。在他選擇的事物上，在他認可的事物上，在他信賴的事物上，他表示敬意。他對於多種的刺激反應很慢，那是由於一個長時期的思慮與意欲的驕傲，而使他養成緩慢性，——他曾嘗試過來在身前的刺激，可是他並沒有想到怎樣去接受它。他既不相信「不幸」，更不相信「罪」：他能把自己和旁人加以處治；他知道如何去忘記——他很堅強，使一切的事物對他不能不成為最上的，——打起精神來！我是赫癡的反對者：在這裏所描寫的，是我自己的事情。

### 3

這種經驗的二重行例，這種光怪陸離容易親近的二個世界，在每一點上使我的天性反覆，——我是一個二重人格者，我除了有第一種視覺外，還有第二種視覺。也許還有第三

種……我的從生以來的天性，允許我超越過有的局部，僅有的國民，和有限制的範圍向外擴張；牠不使我努力作一個「善良的歐洲人」。另一方面來說，或者——祇限於帝國的德國人——比較起來我比現代的德國人，更德國化些，我是最初反對政治的德國人。並且我的祖先是波蘭的貴族：由於他們，在我的身體裏潛藏着許多的種族本能，——誰知道？也許連自由否決權都保有着。在旅行的時候常常與波蘭人閒談，——祇限於波蘭人本身——可是與德國人相見的機會很少，若是我這樣一想的話，好像我沒有想到過，我祇不過是一個血液稀薄的德國人。但是我的母親福蘭茲斯卡·歐愛拉 (Franziska Oehler) 恰好是純純正正的德國人；我的父親的祖母愛爾德姆特·克勞斯 (Edmuth Krause) 也是同樣的情形，她在年青的時候，一直就住在安適而古老的維瑪 (Weimar)，與歌德 (Goethe) 的家系，並不是沒有關係，在哥尼斯比 (Koenigsberg) 當神學教授的她的弟弟克勞斯，當海德 (Herder) 死後被聘為維瑪的總監督。她的母親，我的曾祖母，以「茅特根 (Muthgen)」的名字現露在青年歌德的日記中。她第二次與愛爾堡 (Eilenburg) 的監督尼采再婚；在大戰的那年，一八一三年十月十日，正是拿破崙 (Napoleon) 帶着他的幕僚進入愛爾堡城的那天，她分娩了。她是與撒克遜人一樣的崇拜大拿破崙的人；如果若是那樣，也許我也是那樣的。像這樣在一八一三年所生的我的父親，在一八四九年就死去了。在他接受距盧漢 (Lutzen) 不遠的旅青 (Roecken) 城的牧師職之前，許多年住在愛爾堡城，在那裏教育王女等四人。他的學生是：漢諾威 (Hannover) 王妃

，昆斯坦丁 (Constantin) 大公爵夫人，奧爾登堡 (Oldenburg) 大侯爵夫人和梯克遜，愛爾堡 (Sachsen—Altenburg) 的王女泰爾斯 (Therese)。他對普魯士王菲特烈，威廉 (Friedrich Wilhelm) 四世表示深切的敬虔之意，因此而受任牧師的職務：一八四八年的種種事件，使他悲懷於心。我本身生在王誕生日的十月十五日，當然要取恩楚倫 (Hohenzollern) 家風的菲特烈，威廉的名字，擇這一天出生，至少是個吉利的事情：我的生辰，在我幼年的時候，那天過的是慶賀日。——父親這樣子給我命名，我把牠當作一種特權看，我還認爲我既然有了這種特權，那末用牠便可以解釋一切——生命，然而強大的生命是肯定，並不包含在內。如此，便令在不知不覺之中，進入於一個高而且嫩事物的世界裡，那對我的目的，並不需要，只不過是一種期待而已。我住在這裡，好像住在家裡一樣，我的深遠的熱情，在這裡開始自由起來。我爲了這種特權，幾乎消磨了這條生命，那決不是不公平的交易。——若是能理解一些我的查拉圖斯特拉，一個人也許必須與我所擔負的相同。——用一隻腳放在生命的彼岸……

## 4

我從來就不會變所謂說自己不好的戲法——這我應當感謝我的無片的父親——即便是那種事情對自己有最大的價值，也不想去做，不僅是不去做，就是連自己說自己不好都沒有想過。認爲是非基督教的，那也不是本來的願望。人們可以反復的來考察我的生活，祇有在那地方，某種人曾經顯示



給我惡意的痕跡，實在來說，只有過一次——但是你或者能够發現出來，更多的好意的痕跡……我個人在與其他任何人的經驗接觸上，是很悲慘的，就是談話，在他們的好處上來講，也沒有什麼例外：不論那一種熊我都能馴養。我能使諧謔者更爲高雅，在巴塞爾大學教最上班希臘語的七年，我沒有得着一次加罰的機會，既便是最怠惰的反而在我的班上勤勉起來。自己遭遇到的事物，從來就沒有失敗過，無論在什麼時候好像自己一切都平心靜氣，無造作的去做。什麼樂器都沒有關係，例如所謂人（Mensch）的樂器，最容易變調子，其實就是變調子，也沒有關係。——從這些裡，聽取那種值得傾聽的而使我不能成功，那大概是患着疾病。實際來說，我將那樣子的樂器，連樂器本身還不知道在演奏些什麼曲調的，聽取了不知有多少次……在其中感覺最優美的也許是誰都可惜的，在青年時期就死去了的海因里希·封·斯太因（Heinrich von Stein），他有一次，得到了熱意的通知以後，出現在西路士·瑪里亞（Sils-Maria）三天，每個人都認爲這是他不到英加丁（Engadin）的緣故。這位超卓的人，與一位完全性急而愚直的魯士貴族青年一樣，沉入於瓦格納（Wagner）的泥沼中（——並且此外還沉入於杜林（Düring）的！）在這三天裡好像自由的暴風起了變化似的，還好像一個人獲得了翅膀，突然自己高飛。這是這塊高地方的好空氣的作用，不論誰都是一樣的，一個人超越伯勒得（Bayeruth）六千尺的地方安身，決不是沒有原因的事情，我永遠對他這樣說，——可是他怎樣也不相信我所說的話……這還不算，反而把大小無數的過失，加在我的身上，那不是「

意志」所使然，只少是根植於「惡意志」：以前我自己已經——我略舉與牠同樣的——很少有過失加在我的生活上，但對於善的意志，常加憐惜。從我的經驗上來說，所謂一切「無私」的衝動，對於以言與行所準備好了的「隣人愛」，給我一種抱着懷疑的權利。我看出來了牠們是弱小的表記和對於刺激不能抵抗的諸種事實——那祇是從頹廢中，將憐憫叫作美德。我委罪於同情最深的人，是因為他們很容易失去羞恥，畏敬和距離的敏於感，同情在剎那之間便放出來賤民的臭氣，而且好像如同紛亂的惡風氣相類似，——同情的手能在某種情形下向前猛進，恰好像在手痛的孤獨中，在重罪的特權中，破壞一種大的運命。克服同情，我把牠算在高貴的道德中：我用詩的體裁寫了一篇查拉圖斯特拉的誘惑（*Versuchung Zarathustra's*）的文章，在那裏用很大的悲鳴，促使牠進入於他們的耳朵裏去，在那裏同情好像是一樁最後的罪惡侵襲着他，使他背叛自己，在這種情形上，始終保持自主，將自己任務的崇高性，所謂無私的行爲，最低下和近視的許多衝動，一塵不染的保留着，這是查拉圖斯特拉必須實行的試驗，也許這是最後的試驗——這是他原來的力量的證明……

## 5

就是在另外一方面來看，我不過是我的父親的再生，而且同樣的是他早已死去的他的生命的繼續。從來就未嘗有與自己同一樣的生存者，因此「報復」的概念，「同等權利」的概念和一切的人一樣不能相近，當我被小的或者是非常大的惡行加在我的身上的時候，任何的對抗措施，任何的防

衛措置，——甚至好像認為正當的任何的「辯護」，任何的「答辯」，皆禁止自己去作。我這派的報復，在惡行之後，可能範圍內趕快的差遣一個賢明的：像這樣去做人們也許想要再追加一個。用比喻來說，我爲着免去酸味，把果子醬裝入一個罐子裏……正好像有人加害於我，那是一定的。我要對他加以報復，我忽然找出來一個我向「惡行者」表示感謝的機會來（在一切的事物中祇對惡行）——或者爲着某種事物去請教他，與其是送他些什麼禮物，實不如對他親熱……我還認爲野鄙的言語，野鄙的書信，比較沈默，更來得慈善，更來得正直。保持沈默的人差不多在心靈上永遠的缺乏文雅與鄭重。沈默是一個惡的證據，曠下去必然的成爲不良的性格，——牠使自己的胃腐爛。沈默家都是消化不良的。——鑒於以往，我認爲野鄙並非估價太低，牠比人類非常矛盾的形式還遠，在近代的溺愛中，成爲我們第一種美德之一。——當人們對牠覺得十分滿足時，就是不正當，自己也認爲是幸福。如果上帝來到地上，除了不正當之外，什麼都不是，——並不是加罰，祇是在身上認罪，這是神的第一種記號。

## 6

放任怨恨，關於怨恨的解釋——就是對這一點，我實在是受長期間患病的恩惠，在起先誰都不知道，這種問題並不怎樣簡單；因爲要沒有力量和衰弱的感覺，是不能體驗出來的。對於患病和病弱，也許必須有某種的抵抗，如此，所謂在他自身上的固有的治癒本能，乃是因爲人類具有防衛和武裝本能之脆弱性的緣故。缺少從某種事物中釋放出來的

法術，缺少同某種事物相一致的法術，缺少對某種事物拒絕的法術，——把一切的事物都給損害了，人和物之間，厭煩不斷的往來，經驗穿透到深遠的地方，回憶是一種代膿的創傷。病痛也是一種怨恨的本體——這種藥我把它叫做「俄國的宿命論」(russischen Fatalismus)，行軍過於勞苦的俄國兵，最後倒在雪堆裏，這時候便成爲無抵抗的宿命論。一切不能再接受，不能領取，不能攝進去——一切都不反應了……不僅是死的勇氣，在生命最危險的情況下，而保存生命的這個宿命論的大理性，使之減低或再使新陳代謝緩慢，那是一種冬眠的意志。如果再往前談一談這種理論的話，在一個坟墓裏睡上個幾禮拜，那便成了回教的托鉢僧……一切在反應以後，因爲最末後加緊用力的緣故，再也不能反應了：這就是那種的理論。像這樣的，也就是一個人怨憤的激情以外，不論對什麼事物，都不能再加緊燃燒。忿懣，病的傷感，復讐力的喪失，快感，復讐慾，一切像這樣的感覺的毒殺行爲——對於疲勞無力的人，實在是一種極有害的反應手段。神經力緊急的消耗，例如：胆汁在胃中分泌那樣有害的排泄病的激進，都是從這一點上發生的。怨恨是對病人禁止事物的本體——它的壞處而且最遺憾的，那還是最自然的嗜好。——對這一點精通生理學的佛陀最爲了解。佛陀的「宗教」與其說不像基督教一樣的可憐，不如稱之爲一種衛生學爲得當，實在來說，他的勝利，目的在克服怨恨，將靈魂從怨恨中釋放出來，——那是愉快的第一步。在佛教教義的開頭，便有所謂「敵意非自敵意絕，自友誼中絕敵意」的話——像這樣的說法，並不是道德，乃是生理學的說法。怨——

恨從衰弱中產生出來，然而在那個時候，並非對病衰之人的身體有害，反過來說，如果用豐富的性格作前提的時候，那是一種過剩的感情，例如：在保持超然和自主的時候，差不多成了豐富的證據的感情。我的哲學受了復讐和反動感情的鬥爭，進入於「自由意志」之中——不與基督教去爭鬥，那祇是一種例外——認識它的嚴肅性的人，或者能够明白，我因為什麼把我個人的態度，相當於實踐本能的確實性，而光明正大的公開。在頹廢的時期，我禁止了有害於自己的事物。生命充滿了豐富而誇大起來，如果我把它看作比我低下的事物，那麼我自己便把它加以禁止。前面曾經說過的「俄國的宿命論」在我所處的情況中，很使我不習慣那樣的情況，地方，住居，和社會，這完全是在偶然之間所得的事情。那數年裡，我執拗的固執着，——那比去改變它好，比感覺它能改變的好——比反抗它好……在宿命論中攪亂自己，無理的喚醒自己，我認為那是致命的壞意思：——不僅是當時，實在來說，去做那種事情，不論那一次都有致命的危險。——使他本身了悟一種運命，不使他企望「別人」——這是在這樣環境之中的，偉大理性的本來面目。

## 7

戰爭是另外一種事情。我在我這一流上是喜好打仗的。攻擊是我的本能之一。能成爲一個敵人，去作一個敵人——那恐怕是以強的天性作它的前提，不論那一種如果沒有堅強的性格，那便不能成爲問題。這樣的性格需要抵抗，因此費營抵抗，正好像需要堅強的弱的復讐和反動感情一樣。例如

：婦人的復讐心強：那就是持有柔弱性的關係，這一點與對他人的苦痛感相同。——攻擊者的強硬性，用他的必須為敵對關係的一種尺度，每一種發育，探求更強力的敵手——或者是用探求更強力的問題來決定。喜好打仗的哲學家，解決問題，必須由於決鬥去決定，只顧克服抵抗，這並不是他的任務所在，盡自己的所有能力，用自己的圓滑自在性和武器的優秀性，去克服敵人，像這樣才算是他盡到了他的任務，也就是同樣的克服敵人……與敵人同等——這是光明正大的決鬥的第一種前提。在還沒有決鬥以前，就輕視對方，那決不能交戰，如果在自己發命令的時候，又把敵人看作比自己低下，那也不能交戰，——我的戰略可以分作四點：

第一點 我祇攻擊富有勝利意義的事物，——我在某種情勢下等待機會，一直等到獲得勝利時為止。

第二點，我連一個同盟者都沒有，我只是站在獨立的立場上，——只用曝露個人的危險，而攻擊事物……我不曝露一切危險的那樣的行動，一步都不向前，這是我辨別正確行動的試金石。

第三點，我決不攻擊個人，——所謂個人，好像平凡的帶着潛行性，明察艱難的危機，只使用強度的擴大鏡，像這樣，我攻擊斯特勞士 (David Straus)。詳細來說，攻擊那種所謂利用德國「教育」的一冊老朽書籍的成功——我在這裡把這一種教育認為是現行犯而把它逮捕……同理，我還攻擊了瓦格納，詳細的說，攻擊我們「文化」的虛偽，和本能的不純粹，以及用狡猾的手段，把豐富的，上了年歲的事物與偉大的事物相混和。

第四點，我祇攻擊任何沒有各個人差異的，任何沒有好經驗有好背景的事物，反過來說，攻擊的是自己善意的標識，有時也是感謝的證據。由於我將我自身的名字和一個事物以及和一個人的名字相結合，我表示恭敬之意，而且還給以表彰，就是對於敵人——也與我同樣。當我和基督教交戰的時候，那是我權限內的事情，在它的證據上並沒有一次遇見過某種非常可怕的和有障礙的事情，——特別真誠的基督教的教徒們，到什麼時候都與我表示好感。我自己不論怎樣也是嚴刻的基督教的敵人，一個人是否能負擔幾千年的宿命，連我自己都夢想不到。

## 8

我與人交際的時候，就沒有一點障礙，我還敢暗示出來我性格的最後特質？適合於我性質的一種完全可怕的純潔本能的敏感性，像這樣的在我身傍，或者——我說什麼？——最內在的，種種靈魂的「內臟」，能在生理上知覺出來——聞一聞……我把這種敏感性當作生理上的觸覺，去接觸種種秘密，並且把它拿到手上來：恐怕是從惡性的血液而來的東西，一方面由於教育，在種種性格的發跡處所塗上的許多隱藏着的不清潔的事物，差不多我一接觸，便能完全明白，我所觀察的地方，如果沒有毛病的話，就是有害於我清潔的性格的那方面，也感覺我用心嫌惡，這就是因為他們在另外一方面不放芳香之氣的緣故……由於我許多的習慣——對於自己極端的潔癖性，乃是我的存在的前提。實際來說，在不清潔的條件之下，自己並沒有生存着——，我不

斷的在水中，在那種完全透明光輝的元素之中，游泳，水浴，撥水。使我與人交際的時候，決沒有一點忍耐的試驗；我的人道主義，在人們的現狀上，並不予以同情，有的時候也與人共同贊助同情……我的人道主義，乃是不斷的克己。——但是我需要孤獨，所謂愉快，反求諸己，呼吸自己輕快的遊戲的空氣……在孤獨之上的狄奧尼索士的讚歌，是我的全部的查拉圖斯特拉。或者人們純粹的了解了……慶幸的那並不是純粹的昏庸——有曠色彩之眼睛的人，將要把它叫作金鑽石。——討厭人，討厭下等的人，時常是我最大的危險……你們願意聽敘說查拉圖斯特拉談救濟厭惡的話？

》在我身上又發生了什麼事情？怎麼樣去救治我自己的厭惡？誰使我的眼睛返老還童？在泉水的周圍，連一個下賤人的影子都沒有的高處，我怎樣飛上去的？

我的厭惡它本身給與了預先知道翅膀和泉源的力量？其實，我不能不飛向絕頂，再去尋找快樂的泉源！——

啊，我把它找到了，我的兄弟們！在這個絕頂上，快樂的泉源，爲我而流出！在這裏有一個沒有與下賤的人同飲的生命！

幾乎過於激烈了，你爲我而流出，快樂的泉源！由於你希望杯滿，知道你時常患着杯乾。

我還不能不學一學更謙讓的與你接近；我的心仍然更激烈的流向你那處去：

——在我的心上，我的夏天是照耀，短，熱，陰氣，與幸福的夏天。你的涼氣，我的夏天的心，將怎樣去獲得！

我的春天遲延了的悲哀，是已經過去了！六月天我的朝



意的雪片，是已經吹過去了！我週身變成了夏天，變成了夏天的正午時刻。——

山頂的夏天。帶着冷的泉源，寧的安靜；啊，來呀，我的朋友，這樣的安靜仍在快樂着！

這是我們的山頂，我們的故鄉；一切污穢的和它的欲望，更高而且更清靜，我們在這裏居住着。

只用你們純潔的眼睛，投向我的快樂的泉源，朋友們！在那裏牠應當怎麼樣變成污濁？它反而用它的純潔來向你們歡笑。

我們在未來的樹上，製作我們的巢穴；當用它的嘴，給我們孤獨的人搬運食物！

事實上，在這裏，沒有一點同着污濁之輩共同吃的食物！他們妄想去吃火，小心燒爛了他們的嘴。

事實上，在這裏，我們並沒有爲着污濁之輩預備下住處！我們的幸福，在他們的肉體和他們的精神上，叫作冰窟窿！

那是多麼利害的風，我們希望生活在他們之上，與雷爲隣，與電爲隣，與太陽爲隣，像這樣生活着的是烈風。

我願意像一陣風似的，在他們之間吹來吹去，用我的精神，奪取他們的精神；像這樣的希望是我的未來。

事實上，查拉圖斯特拉是一切低地的一陣烈風；對一切的吐痰者和嘔吐者，除這樣的忠告他的敵人：冒着風吐痰，小心點！……《

## 我爲什麼這樣聰明

### 1

因爲什麼我能知道像這樣種類繁多的事物？因爲什麼我在一起根的時候就像這樣的聰明？實際上不成爲疑問的問題連一個都沒有思考過，——我並沒有把自己浪費過。——例如：實際的宗教的障礙，我認爲在我的身上，並沒有經驗過。我在某一點上應該「有罪」，這種事情對我就沒有留意過。同樣的，我自己並沒有判斷良心苛責的標準；關於這一點，由於聽聞上來說，良心的苛責對我好像是不足取的……我不願將一種行爲放棄在後面，我寧願將不痛快的結局，在原則之上的種×結果，從價值問題裡刪除去。一變而爲不痛快的結局，對自己所作的事情，便很容易失去公正的看法；良心的苛責對我好像是一種「惡的看法」。因爲失敗了的關係，對於失敗這種事情，便從心裡越發感覺尊敬，——這早已屬於我的道德之中。——「神」，「靈魂不滅」，「救濟」，「彼岸」，明×是概念，我連一點的注意，連一點的時間，都沒有放在那上面，就是在我小的時候，也是沒有做過，——也許那完全不是小孩子所能做的？我認爲無神論決不是成果，更不是偶然發生的；我之所以能明白它，乃是導源於本能。因爲我喜歡用一種草率的回答，所以我認爲我的好奇心太強，太好疑問，過於自傲。上帝對我們思想家是——在一起初對我們完全顯露出來一種草率的禁止命令：不許你們思考！……我的興趣，完全在另外一個地方，那是一個比任

何一位神學家的骨董還多的「人類的福祉」的問題：營養的問題。人們本身爲了方便計，便定成這樣的方式：「你的最大限度的力量，文藝復興型的道德(virtu)以及由道德女神而解放了的道德，把自己怎樣公々正々的予以營養？」在這一點上，我的經驗在可能的範圍內，像這樣的低劣；我聽到這個問題是這樣的晚，從這些經驗裡學來的「理性」是這樣的晚，我發呆了。只有我們德國的教養是極端的沒有價值——它的「理想主義」——對這一點使我明白了一些從滯留到神聖的原因。這個「教養」不論在什麼地方，爲着追求似是而非的所謂「理想的」一些目標，從一開始就教給怎樣在眼界之外拋棄實在，例如「古典的教養」的目標：——好像在我們從努力的開始上我們並沒有判定「古典的」和「德國的」可以結成一個概念！並不是那樣，那是更愉快的效果，——你們再想一想關於「有古典教養」的來比錫(Leipzig)人！——其實，我一直到我的成年，很久的時候就善吃惡的事物，——若是用道德的表現來說，爲着廚子和其他基督教信者的福祉，是「非個人的」，「無私的」，「愛他的」。例如在我最初研究叔本華的同時(1855年)，因爲來比錫烹飪的緣故，而認真的否定了自己的「生命的意志」。以營養不良作目的，甚至又有害於胃——這個問題，就是所說的烹飪，可奇怪的是好像對我很容易便能夠解決(一八六六年在這一點上發生一種變動——)可是「德國的烹飪」。——對得起良心的，一個都沒有！飯前的湯(就是十六世紀的威尼斯烹飪書上叫做德國式 alla tedesca)；煮肉，脂肪和麵粉團在一起的野菜，決不祇限於所謂除德國人牛飲之外的飯後湯酒的

欲望，如果算一算，在德國精神的發源處，便能明白——那是從污濁的腸胃而來的……德國精神是一種消化不良，它並不能消化完結。——就是英國的養生法，如果也與法國的德國的相比較，只是一種「自然的復歸」，所謂與吃人肉的殘忍性相類似，對我自身的本能，非常相反；它對我好像在精神上的沉重的腳——英國婦人的腳……最好的烹飪是貝蒙特（Piemont）的——酒精類對我是有害的；每天飲一杯葡萄酒或者是啤酒，充分的把我的生活，作成了「痛哭的山谷」，——在閩行（Munichon）反對我的人很多。我明白這一點比較晚一些，其實從小孩子的時候起，對這種事情早就體驗過。在少年的時候就開始飲酒和吸煙我認爲那是與青年人同樣的一種虛榮，不久以後便成了惡的習慣。像這樣的幸酸的判斷，也許與紐倫堡的葡萄酒犯同樣的罪。相信葡萄酒能爽快精神，那我必定是基督教徒，但是像這樣的相信，似乎對我是一種不合理。奇怪得很，非常稀薄而少量的酒精，變成了極端的脫出拍子之外，多量的使我動作幾乎像一個離岸的水手。我在少年的時候，對這一道，我非常勇於敢作。在我的可尊敬的發爾塔（Piorra）學校的學生時期，一夜之間寫下來很長的拉丁語的論文，而且還把它抄寫出來，以筆上的名譽心做效我那模範的撒路斯特（Sallust）先生之嚴肅性和簡潔性，把極強烈的一些哥露克酒（Grog）澆在我的拉丁文上，在我的生理上連一點矛盾都沒有，也許撒路斯特也是一樣——可尊敬的發爾塔學校更是一樣……以後，特別是中年以後，我越發越發堅決地反對我的精神上的飲料；我是從經驗而來的素食主義的反對者，完全與我改教了

的瓦格納 (Richard Wagner) 相同，我一點都沒有對所有的精神上的人們去歡告酒精類應該絕對節制的心情。水最好……可飲的噴泉的水，我喜歡的地方到處都有 (尼斯，杜林西里斯 Nizza, Turin, Sils)；好像狗一樣的小杯子，弄得我到處奔跑。在酒裡邊有真理 (in vino veritas)：我還對這一點所謂真理的概念，在全世界上並不是一樣的：——對於我的精神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再從我的道德裡舉出來二三個指示。一種過量的飯食，比少量更容易消化。好消化的第一個條件乃是起於胃全體的活動。一個人必須知道自己的胃有多麼大。同理，那種漫長的飯食就不能不停止，我把它叫做在定食席上的飯食間歇犧牲節。——不吃點心，不喝咖啡：咖啡使人渾濁。喝茶只在早晨有效用，少覺還有氣力；茶濃有害並且使精神整天不痛快，假如若是用極少量的時候又變成衰弱無力。在這裡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標準，它往々在極少和極微妙的限界之間。在一種極有刺激的氣候裡，最先喝茶，並不適宜：人們應當在一點鐘前先喝一杯取出油的可可為得當。——安坐着不動，在可能範圍內減少；在戶外，好像不去實行自由運動那樣——那種連筋肉都不貢獻的思想決不可相信。一切的偏見是由腑臟而來。——腿懶——我已經說過一次——實在的對聖靈犯了罪。——

## 2

地方和氣候的問題，與營養的問題有密切的關係。任何一種地方都可生活，這誰也不能認為得當；要求拿出他的全力去解決大的使命的人，在這裡也不過有一種很狹小的選

擇，由於新陳代謝而來的氣候的影響，它的障礙，它的促進，都在廣範圍之內，誰要是一旦選錯了地方和氣候的話，不僅是與他的使命疏遠，而且他的使命便完全的被抑止：他決不與使命相交接，好像誰都明白：但是這只有我能作似的，從最精神的事物達到氾濫的自由的境地，動物的活力，決不能變成多麼大……就是如此小的內臟的懶惰變成壞的習慣，足以使一個天才作成某種凡庸的事物，某種「德國的事物」；祇以德國的氣候來說，也足以沮喪強硬的英雄所長着的內臟。新陳代謝的步調，是一種詳細的精神變足之敏活性和純笨性的比例；精神的本身實在不過是一種像這樣的新陳代謝而已。學問豐富的人們所居住的地方和那個地方的土地，機智，精巧，惡意，屬於幸福的地方，天才差不多使之必然的成了習慣的地方：將所有的地方列舉一下，不論那個地方，都有一種特別乾燥的空氣。巴黎（Paris），布勞溫士（Provence），弗羅梭斯（Florens），耶路撒冷（Jerusalem），雅典（Athen）——這些個地名證明這一點：天才被乾燥的空氣，澄清的天空所左右，——這就是由於迅速的新陳代謝，由於可能性，強大的，不可遏制的多量的力，永遠的又從新供給到自己的身上來，帶有顯著的而且還帶有自由素質的一種精神，只是在風土上缺乏本能的纖細感，把狹窄的，卑屈的，專門家，易怒的一種實例，我親眼的看到了。並且我本身若是假定為着患病的緣故，而不能強制使我往理性那方面去，並且在現實上，又使理性向思考那方面去的話，最終也許要變成像這樣的情形。自己將從氣候和氣象上的原因而來的種種作用，由於長期間的練習，認為是如同

精巧而可信賴的器械一樣，一念就可以念出來，例如就是從杜林到明蘭（Minland）那樣的短途旅行，自己在生理上把那種空氣濕度的變化，也能測定出來。現在，最近十年間的生活，也就是生命瀕於危險一直到數年的我的生活，一想到永遠只是錯誤，或者所謂自己純粹認為禁止地方的不舒暢的事實，使我不自禁的大加恐懼。紐倫堡，法爾塔學校，杜林根（Tuhringen）一帶，萊比錫，巴塞爾，威尼斯——這全是對我的生理不幸運的地方。既便是我的整個的幼年時代和青年時代完全的沒有快樂的回憶，在這一點上主張所謂「道德的」原因，那實在是一種愚笨的事情，——無疑義的，例如缺乏滿意的社交：無論怎樣，這種缺陷好像是多僧都存在而今天仍然存在着的，然而並不妨害我的快活和勇敢。但是在生理的事物上的無知——詛咒的「理想主義」——在我的一生裡是一種不可否認的惡運，在我一生裡的充溢和愚蠢，從那裡並沒有產生出來什麼好的事情，對於這一點它並沒有給與什麼報償和均衡，我將一切的失策，一切巨大的本能的錯誤和「謙遜」放在我一生的使命之外，我從這一點上，「理想主義」的種種結果，我自己給它作一個解釋，例如，我作過文獻學者——因為什麼醫生或者是以外任何什麼人，一點都不能開開我的眼睛？我在巴塞爾時代，從我整個的精神的養生法來看，那種莫大力量極無意義的濫用，就是只從某一天來觀察更能了解，然而從來就沒有把某種力量灌輸進去，以補償這種消耗，而且關於消耗和補給的反省，從來就沒有作過。它還缺乏任何一種敏銳的自我性命令，本能的一切保證，那是把自己與他人視作同等，一種「無我

」忘記自己的距離，——這些是我自己決不能允許的事情，當我幾乎將要到了盡頭的時候，我便依從這幾乎將要到了盡頭的事情，在我生活之中的根本的無理性，好像我回想過似的——「理想主義」。疾病第一次帶我到理性的路上去。

---

### 3

營養的選擇；風土和土地的選擇；——第三點就是那一輩人的休養的選擇，不論什麼樣的事物，決不作錯誤的選擇，在這地方按着精神它自己性質（Singeneris）的程度所允諾的事物，也就是有用的事物的界限，由狹而變成更狹。按照我的情形，所謂整個讀書的那種事情，是一種休養：因此使我從我自身裡解放出來，使我散步在他人的學問和靈魂之中，——關於這些我已經不再認為真實。其實，讀書允許我從真實中回復過來。在工作繁重的時候，在我旁邊看不見什麼書籍；我注意着，在可能範圍之內，不與任何人靠近談話，也不想任何人的事。讀書差不多是一樣的……由於懷妊使精神或者是整個組織陷於極重的緊張狀態，偶然作出來的事情和從外面來的諸種刺激，所謂劇烈的作用，很深的予以「打擊」，你們實實在在的看見過？偶然的事情和外來的刺激，應該予以特別的避免；一種自己的作繭自縛，是屬於對精神之懷孕的第一種本能的思慮。我承認他人的思想，偷偷的舉登到牆壁之上？——這實在是讀書的事情……在工作和多量生產以後，跟着而來的便是休養的時間：跟我來，崇高精神的書，充滿學問的書，勤勉的書！——那是一些德國



的書？我被放在手裡的一本書所抓住，那我不能不回溯到半年以前。究竟那是怎麼一回事？——希臘懷疑家，一種布路哈爾 (Victor Broehart) 的超卓的研究，在這裡邊我還很好的利用到拉爾齊那 (Laertiana) 的研究上。懷疑家，所謂哲學家是二個意思或者是五個意思的人們之上的，惟一可尊敬的典型人物！……另外差不多常在同一種書籍上我把它作為我的藏身之所，其實很少的書籍，足以作我的保證的書籍，讀許多的，讀種類多的書籍，恐怕與我的本性不合：讀書竟使我生病。就是喜愛多量的和多種類的，也不合我的性情。對於新出版書籍的注意，對它感覺是一種充滿敵意的，與其說是「寬容」，「大量」，和「鄰人愛」，實不如說也是我的本能的問題……我永遠的向後走，那不過是很少數的上一代的法國人：我祇相信法國的教養，其他所謂一切歐洲的「教養」完全是誤解的，德國的教養，更不必提……我在德國所看出來的少數至深教養的事實，完全是法國血統的東西，在那裡寇季瑪，瓦格納 (Cosima Wagner) 夫人等，她對於趣味的問題，在我所聽過之中的，算是出類拔萃的第一聲。——我並沒有讀過巴斯加 (Pascal) 的著作，但是非常喜歡，一開始是肉體的，其次是心理的，緩慢的謀害當作基督致特別犧牲的教訓，當作非人類的，殘酷的，最悽慘形式的全部論理過程；我認為孟特鳩 (Montaigne) 的放恣，有點帶有精神<sup>精神</sup>的傾向，誰知道？也許還有點帶有肉體的傾向，這誰知道？我由於我的藝術的趣味，憤然的在野卑的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那樣的天才之前掩護莫里哀 (Moliere) 高爾奈 (Corneille) 及拉夏奈 (Racine) 的名字：由於這樣的說

法，最近的法國人，對於自己富有魅力的一羣社交上的朋友，並不是沒有意義。在歷史上不論那一個世紀，如今日的巴黎，像那樣的好奇，同時縹緲的心理學家不知道能不能一網打上來：那樣數目並不算少，先舉出來一些看看——保羅（Paul），布爾鳩（Bourgot），羅特（Pierre Loti）吉普（Gyp），米依哈克（Meilhae）福蘭士（Anatole France），萊米特路（Lemaitre）幾位，如果從這些強大的種族裡單描寫一個人，那便要舉出我所特別喜歡的而且真誠的拉丁人 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來。我對於這一個時代的人，比他們的偉大的先生還要喜歡許多，那些個先生們，差不多被德國的哲學所傷害（例如泰涅先生，因為受黑格爾（Hegel）的影響，誤解了偉大的人類和時代）。像這樣，在德國能達到的限界內，把那塊地方的文化，給損傷了。戰爭在一起初「解放了」法國的精神……在自身的一生裡，有最美的遭遇的，是斯坦達爾（Stendhal）——在我的一生裡連一次都沒有介紹過。所謂劃一個新紀元的乃是一切偶然發生的事情，——他太沒有價值，用他那着先鞭的心理學家的眼睛，用他的許多事實的把持力，去回鑿切身的最大事實（ex ungue Napoleone 拿破崙的爪）；最後，一點都不少的，作一個正直的無神論者——在法國發現一位專門家不但很困難而且很稀奇——可尊敬的梅里美（Prosper Merimee）……我自己也許妒恨斯坦達爾？它由我這裡搶去了當作無神論者的最上等的警句：「神的惟一的辯白，是不存在的」……我自己曾經在某一個地方說過：直到而今，對於生存的最大的抗議？上帝……

## 4

海涅 (Heinrich Heine) 給與我所謂抒情詩人的最高概念。我自費了力氣找尋在數千年的一切國家裡的這種同一樣甜美而熱情的音樂。它具有像上帝那樣的惡意，若是沒有那種惡意，我自己便不能想起完整的事物來，——我估量人類和種屬的價值，它們似乎是必然的不能將神與半人半羊的神分離開。——那末，它們怎樣使用德國語言！有一天人們必定要說海涅和我可以說在德國語上勝過第一流的藝術家——單以德國人用他們的語言所作的一切事情來說，是有一種不可測的距離。——拜倫 (Byron) 的 Manfred 和我有很深的血族關係：在這個深淵裡，看到了在自身之中的一切事物，——用十三年的時間，我成熟了這本著作。在 Manfred 的面前，人們敢說出來浮士德 (Faust) 一字，可是我一句話都沒有說，祇不過是看一眼而已。德國人連一個偉大概念的能力都沒有：修曼 (Schumann) 是證據。由於我對這種甜的撒克遜人 (Saxon) 的憤怒，爲了特意的與他對抗，作了一首 Manfred 前奏曲，關於這一點，畢羅 (Hans von Bülow) 曾經說過，他從來在樂譜用紙上就沒有看見過與這個同樣的：那是一種奧拉爾普 (Eutrope) 的暴行。——當我在莎斯比亞裡找尋我的最高方式的時候，我所能看出來的永遠只是他孕育了凱撒 (Caesar) 的典型。像這樣的事情一個人是不能夠猜測到的——一個人也許是它。也許不是它。偉大的詩人，只是從他的現實裡去創造——一直到像這樣的一連範圍，最末後，他不能再忍受他自己的作品。——當我一眼

投向我的查拉圖斯特拉的時候，我在室內踱來踱去，歷有半小時之久，很難抑制痛哭的發作。——我不知道較比莎斯比亞更能使人斷腸的讀物：像這種情形，爲了應該去作一個諾諾者，一個人必須忍受痛苦！——諸位了解那篇哈姆雷特（Hamlet）？使人發狂的並不是疑惑，而是確實性……但是，像這樣的感覺，是不能不作個深邃的淵深的哲學家……我們恐懼一切的真實……並且，我承認我本能的確信培根（Bacon）爵士是最不適意的一位文學的創始者，自己的苛責以及那種可憐憫的美國的頭腦錯綜和淺見之人的饅舌，與我又有什麼關係？但是，產生出來幻想而且最強大的現實性的力量，在行爲上是最強的力量，所謂行爲的怪物，也就是犯罪的最強的力量，並不是獨立，它實實在在的用後者作爲前提……在所謂現實主義者（Realisten）的一切偉大的意義上，對於第一流的現實主義者的培根爵士，他對一切的事物作了些什麼，他喜歡了什麼，他由於自己本身，體驗過什麼，我們完全的沒有了解……雖然如此，可是我的批評家，你們的樣子是什麼樣子？若是我把我的查拉圖斯特拉用旁人的名字，例如用瓦格納的，二千年的洞察，並不能十分的猜測出來「人類的，過於人類的」（Menschliches, Übermenschliches）人乃是查拉圖斯特拉的幻想者……

## 5

敘述我生活休養的這個地方，我對於在我的生活上，特別是從最深邃的而且是內心的根底處使我休養的地方，爲了

表示我的感謝之意，那實在有一說的必要。我正當的放過我與其餘別人的關係；但是我在特里布欵(Tribtschen)從我的一生消磨出去的許多日子，雖然沒有什麼代價，晴朗，充滿崇高偶然的許多日子——深邃的剎那的……我不明白其他的人與瓦格納相交接能體驗出什麼來：在我們的天空上，並沒有一塊雲彩走過——像這樣又使我回到法國去一次，——我反對把瓦格納看作與自己相類似，相信對他表示敬謝的瓦格納流輩和一切這種樣的人們(et hoc genus omne)，並沒有根據什麼樣的理由，我祇是在口角上表示謙他不起。……我在最深邃本能上的德國的一切事物，接觸德國人好像已經使我的消化近於緩慢一樣的沒有緣分，與瓦格納一起初的接觸，在我一生上是最初的呼吸：我感激他，我尊敬他，因為他是外國人，反對者，對一切「德國的美德」具體的抗議者。——我們在五十年間的瘴氣之中，過孩提日子的我們，必然的對「德國」的概念成爲悲觀論者；我們決不是革命家以外的任何什麼人，——我們決不承認假冒爲善者立於最上位的那樣事物的狀態。他今天變成另外一種顏色，他穿上紅色的衣服，穿輕騎兵的制服，不論是什麼對我都無區別……好！瓦格納是一位革命家——他是從德國逃走的……藝術家的歐洲，除巴黎之外，沒有家鄉，瓦格納的藝術，在作爲前提的一切五種藝術感覺之上的溫柔之感，接觸顏色濃淡(Nuances)的手指，心理疾病的性質，只有在巴黎能看出來。在形式問題上的這種熱情，在舞台上演(mise en scene)時的這種認真性——特別是巴黎才能有像這樣的認真性。在巴黎藝術家的靈魂之中，有那種樣子的可怕的野心，在德國

是絕對找不出來有那樣概念的人。德國人是好心的——瓦格納決不是好心的……但是瓦格納屬於那一類，他的最近血統的人是怎樣的人，我已經詳細的（在善惡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二五六頁以下）說過了：那是法國最後期的浪漫派，那是戴拉克羅易克斯（*Delacroix*）和俾爾留（*Berljoz*）樣子的藝術，在本質之中帶有疾病的不治的天然力，高音調表現的狂信者，充滿強烈野心的藝術家的誇張藝術……究竟誰是瓦格納最初的理智的追隨者？保特列爾（*Charles Baudelaire*）一起初便理解了戴拉克羅易克斯，在每一種典型的頹廢中，他反映了全體藝術家的姿態。——他也許還是最末後的……因為什麼我不饒恕瓦格納？因為他對德國低聲下氣……使他成為德國帝國的國民……德國的力量所能達到的地方，他損害了文化。——

## 6

一切的事情既已談過，假如我沒有瓦格納的音樂，我的青年時期，便不容易過活。因為我已經被德國人判定了。當一個人從難以忍受的壓迫中脫去的時候，那末，一個人便需要麻醉劑，所以我需要瓦格納。瓦格納特別是對德國的一切事物的解毒劑，——毒，我並不去抵抗它……我成為瓦格納的一流人物——是在 *Tristan* 的鋼琴曲出現的一個刹那，——對畢羅先生表示敬意！但是瓦格納的前期作品，我認為遠不如我——還過於通俗，過於「德國化」——然而現在我還願意尋找與 *Tristan* 帶有同一樣的危險魅惑力，帶有同一樣可恐懼的，而且還是帶有甜味的，無限性的一種作品，——我

在所有的藝術中尋找，歸終一無所得。琉那路特·達·溫齊 (Lionardo de Vinci) 的所有的奇異性，在Tristan的第一音上失去魔力。這個作品純粹是瓦格納作品中空前絕後 (Non plus ultra) 的作品；從他寫完了第一流的歌唱家 (Meistersingern) 和指環 (Ring) 以後，他自己便休息了。更健康起來——這對於像瓦格納那種人，可以說是退步……我這本著作的成熟，正是生在這種好的時期；正是生成於德國人之間，我認爲這是上等的幸運：心理學家的好奇心，我已經達到了那種程度。足以嚐試這個「地獄的欲樂」的，乃是連一次病都沒有得過的人，世界對他們必須成爲一種貧窮的事物：在這裡應用一個神秘家的定式。那是允諾，那幾乎是命令。——我設想我知道瓦格納較比任何人所作出來的巨大的事情，其他任何人既便是有堅強的翅膀飛到奇怪的狂喜的五十世界；並且好像我充滿了力量，把最有疑問的事物，最危險的事物，爲了自己使它變成有利的事物，由於他的關係變成更堅強，我稱瓦格納是我一生中的大恩人。我們結爲友誼，而且我們彼此還能忍受較這一世紀人們所能忍受過的更大的苦痛，這件事使我們的名字再永遠的聯合起來；正好像瓦格納在德國人中不過是一種誤解一樣，我一定也是這樣，永遠是這樣。——我的同胞們！最先必須有二個世紀的心理學的和藝術的訓練……但是你不能把它取回來。——

## 7

我爲了所挑選出來的優秀的讀者，再講一句話：究竟我播音樂報着什麼希望。它好像十月天的午後那樣的晴朗和深

遠。自在的，奔放的，溫柔的，好像帶有小氣和優雅的巧小而甜美的姑娘……德國人能了解音樂是什麼，那我永遠不會贊同，所謂德國的音樂家是什麼樣的好人，從最偉大的人物來說，是外國人，斯拉夫人（slaven）克羅阿奈人（Croaten），意大利人（Italiaener）荷蘭人（Niederländer）——或者是猶太人（Juden）；在另外一種事實上來說，強健人種的德國人，如修茲（Heinrich Schuetz），巴哈（Bach），和漢德爾（Handel），像那樣的是已經死去了的德國人。我本身仍舊是波蘭人（Poile），爲了修盤（Chopin）的緣故，把其他的音樂，都可以犧牲。我從三種理由來說，瓦格納的嘉克福利牧歌（Siegfried Idyll）算是例外，那恐怕在這種最上的管絃樂的調子上，勝過最上音樂家李斯特（Liszt）的一些個作品；最後還在阿爾卑斯（Alpen）的彼方——不對，阿爾卑斯的這方面，所有的一切事物還在那裏繁榮着……我知道不能把羅西尼（Rossini）丟掉，在音樂上的我的南方，我的威尼斯樂師蓋斯蒂（Pietro Gasotti）的音樂，更是不可缺少的。我所說阿爾卑斯彼方的話，那我只是指威尼斯。當我另外尋找一個字代替音樂的時候，我能尋找到的，永遠只是威尼斯這個字。我找不出來音樂與淚珠之間的區別，——沒有恐怖恐戰標，我便不知道如何去思想，快樂或者是南方。

褐色的夜間

我站在橋上。

遠方傳來的歌聲；



黃金點滴般的  
滑過顫動的水面。  
遊艇，燈光，樂音——  
酩酊的飄浮到薄明……

我的魂，一個絃琴，  
瞧不見的撫弄，  
偷々の歌一曲遊艇，  
在光燦的幸福前顫動。  
——有什麼人聽到了它？……

## 8

支配——營養，地方及風土，休養的選擇——以上一切的事物，是以自己防衛的本能，最明瞭的表現自己保存的本能。看不見，聽不着，不能靠近身邊的事物非常的多——這是第一種智慮，人們並沒有什麼偶然的事，但是為一種必然事物的第一種証據。表示這種自己防衛本能的流行語，是趣味。它的命令，所謂是 (Ja) ]，在一種「無我」的情形上，不祇是說「不是 (No in)」，而是在最低限度內還能命令的去說一句「不是」。從輾轉不絕的需要「不是」的時候裏，分離自己，斷絕自己。防禦的費用，不論定的怎樣的小，那是通例，一到成了習慣，便惹來非常的，成了完全的過多貧窮的原因，在這一點上並不是沒有道理。我們巨額的花費，乃是非常頻繁的少數的支出。防禦，也就是不使任何東西接

近的一種費用，——關於這一點人們不可自欺——亦即爲着否定的目的所浪費了的力量。只是爲着不間斷的防禦的需要，人們已經不能再去防禦自己，那末，便變成完全的衰弱。——假定，我從我的家裏走出來，代替安靜而貴族化的杜林，而找尋德國的小都市，我的本能，爲了從這裡打退所有被壓碎了的和由卑怯的世界侵入的一切事物，自己就不能不去阻止，或者我找出來德國的大都市，也就是在那裡什麼東西都不生長，不論任何一種善和惡的事物，都能從外面把這個建築了的惡德導引進來。我這樣一來，豈不就不能不變成一個箭豬（Igel）了？——可是只拿一支針是浪費的一種，若是連一支針都沒有拿，隨隨便便的空着手那還是加倍的奢侈…

另外一種智慮和防禦，在可能範圍內減少反應，好像把自己的「自由」，自己的發言權，懸掛在外面，只作爲一種試藝，免去人們本身要宣佈位置和條件的事情。我舉一個與書籍相交往的例子。根本只不過是「翻」書籍的學者——普通態度的文獻學者，差不多一天翻二百冊——最後完全的失去了自己本身思想的能力。他如果不去翻書，如：他便不能思想。當他思想的時候，他反應一種刺激，（——一種讀的思想）——他末後也只不過是反應。學者用盡全力於思想過的「是」和「不是」的說法的判斷上，——他自己不再思想……自己防禦的本能，對於他已經是一種腐朽，如果不這樣的話，便對書籍加以抵抗。學者是——一個頹廢者。——這一點我曾親眼看見過：帶有天分的，富有自由素質的人們，已經到了三十歲，仍舊「不要臉的讀」，給與「思想」，——只不過是爲了噴出火花，人們就不能不用火柴去摩

擦。——早晨，在天剛亮的時候，在一切清新的時候，在他的力量的曙光之中，讀書——我把這樣的事情叫作壞道德！

## 9

在這裡，對於人將怎樣成爲像那樣的人（*Wie man wird, was man ist*）的問題，那種實在的回答，已經不能再去躲避了。因此我說到在自己保存的方法上所產生的傑作——利己慾……所謂按照使命，本分，使命的運命，若是顯著的超越出截斷的標準，不論任何的危險，使這個使命與自己自身相接觸，像這樣的並沒有什麼大的危險。所謂人將成爲怎樣的人，對於那樣的人用連夢都夢想不到的作爲前提。由於這種觀點來說，各式各樣的人生的誤謬，一時的縱橫的路和彎曲的路，躊躇，「謙遜」，浪費使命之外的種種使命的真實性，他自己只有他自己的意義和價值。表現出來一種巨大的智慮，或者是最上的智慮，在那裡邊：例如「認識你自己」（*Nosce te ipsum*），好像是沒落的藥方，忘記自己，誤解自己，縮小，狹小，平凡化自己，反而變成理性的事物。從道德的表現來講，愛隣人，爲着他人和其他事物的生活，能成爲保存最嚴刻的自己本性的防禦手段；這是反對我自己的規則和信念，用「無我」作爲敵人的例外事實；這些個衝動在這裡工作，乃是爲着服務於利己慾，或者是自己訓練。——人不能不純粹的保守任何一種偉大命令的——意識是一個表面——意識的整個表面，對於一切偉大的詞句，一切偉大的態度，要好好的注意！本能早已「理解了自己」——完全

是危險。在那裡邊默默中有深底的觀念，不知不覺的漸漸長成，確立組織，成爲支配者，——它不久便開始命令，它慢慢從縱橫的路和彎曲的路裡引導出來，它開始準備單個的性質和能力，不久這些個事物，便成爲作成全體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它在發洩它的主要的使命，「目標」，目的和意義之前，先按着次序，養成所有從屬的能力。——從這一方面來看，我的一生，只是一種可驚嘆的事物。爲着轉變價值的使命，也許正好像一個另外的人所蓄積的需要了更多的力量，並且使這些個彼此不相妨碍，不相破壞，而是需要一切能力相對立。種種能力的階級；距離；無敵對的劃分的方法；沒有混淆，沒有「和解」；一種可怕的多元，不僅是那樣的渾沌的反對事物的多元——這是我本能的預備條件，長時間的隱秘工作和藝術家的氣質。這個本能的更高的保護，表現非常的強硬，我不論在什麼時候，在自身之中生長出來那一種事物，連作夢都沒有想過，——我的所有的能力，有一天突然成熟，便從這個最後的完全性中跳躍出來。我自己在我的記憶裡，從來就缺乏所謂勞累的情事，——在我的——一生裡，就連一次都沒有粉身碎骨的去努力，我反對英雄的性質，欲望什麼，向着什麼「努力」，本意在一個「目的」一個「希望」——這一切的事情完全不是出於我的經驗，就在這個剎那間，我把自己的未來——遙遠的未來！——我看作好像一個一望無際的海洋：沒有任何的欲望在那上面把波紋掀動起來，我一點都不願意在已成的事物之外希望什麼；我自己也不願意成爲什麼另外的事物……但是就像這樣子的我——向生活下來，我沒有什麼願望。到了四十四歲，誰能說他不曾

爲名譽，女人，金錢勞累過！——這樣說，並不是把自己不算上……例如我當大學教授的某一天，也是那樣，——我就是在夢裡對這件事情都不曾想到過，因爲那時候，我還不到二十四歲。三年前的那一天我處女作的文獻學上的論文，在一切意思上的我的開始，由於希望求我的先生李鳩爾（Ritschl）發表在他的萊因博物館（Rheinisches Museum）雜誌上的意思來說，雖然我是文獻學者，可是也不過是與那些人一樣。（李鳩爾是——我用尊敬的話去說他——我一直到今日在會過面人中的唯一的天才學者。他具有我們杜林根人的特性和德國人所同情的那種好心情人的背德性：我們牽引自己爲着達到真理的途徑，可是豈採取迂曲的路程。這些話，我不能用它在同一種的意思上去禮揚我們最親近的同鄉人，那位聰明的朗克（Leopold Ranke）……）

## 10

人們也許要來問我爲什麼我一味的在講述這一些微小的而且從以往的判斷上來看那種不足取的事物；因爲這種關係我加害了自己，假如我具有代表偉大任務的使命的話，那就更不必提了。回答：這樣微小的事物——營養，地方，風土，休養，利己慾的全部決疑論——是比以往思想過的一切事物，超越一切概念的更爲重要。人們現在一定要從這裡開始，從這裡再從新學起。人類直到現在認爲真實的事物，決不再是實在的了，只是想像，更嚴格的說，疾病的，在最深刻的意思是從有害的天性惡質所產生的謊言——所謂「神」，

「靈魂」，「美德」，「罪」，「彼岸」，「真理」，「永遠的生命」的一切概念……然而人們把人類的偉大天性，在這些個「神祇」之中去探求……政治，社會的組織，教育的一切問題，就將有害的人認為是最偉大的人，——「微小的事物」，我說是人生的根本的事物，教給怎樣去輕視……由於直到而今被尊敬為第一流人物的人們使之與我作比較，其中的區別一看便可了然。我把像這樣自稱為「第一流」的人們，完全沒有算在人類之中，——我認為他們是人類的滓渣，疾病和喜好復仇本能的產生物。他們完全是不吉祥的，在根本上不可救活的仇害生命的非人類……我願意作他們的反對者：我的特權對於健全本能所持有的一切的徵候，帶有最高的敏銳性。我並沒有一切疾病的傾向，我就是在沉重的疾病時期，也不是純粹在患着疾病；人們在我的本質上探求我迷於宗教的痕跡，那是徒勞無益的。人們從我一生裡的任何一剎那，也指摘不着任何的傲慢或者是激動的態度。態度的激越飛揚的調子（Pathos）並不算偉大；需要一切態度的人是虛偽的……對一切繪畫的人們要加小心！——生活對我變成了容易，當我要求最困難的事物的時候，變成了更容易。在這一秋季的七十天中知道我的事情的人，那個時候的我，一點緊張的樣子都沒有，反而能看見我更加充滿清新和快活，而且在那時候，自己不間斷的作出來第一流的純潔的事情，這件事情就沒有人能夠照樣模倣——或者是我以後的幾千年對沒有榜樣的事情盡了責任。我從來就沒有像這樣的帶着愉快的感情去吃過飯，我從來沒有比這樣再好的睡眠。——我處理偉大的任務，不知道在遊戲之外有更好的法子：這是偉大標識

的一個本質的前提。非常小的強制，陰鬱的容貌，在咽喉裡的那種硬的聲調，都是對一個人不利的抵抗，對於他的工作豈不更加一倍的抵抗！人們不應該有神經……就是苦惱，孤獨，也是一種抵抗——我永遠只是煩惱「熱鬧(Vielsamkeit)」……在七歲時那種愚昧的幼小時期，我便明白了普通人們所講的話，自己還不能充分的了解：對這樣的事，誰曾經看見我在發着愁？——我就是在今天，不論對誰，還是照以往一樣的親愛着，我就是對極下等的人也同樣的充滿着恭敬的意思：在這一切之中沒有一點的高傲，沒有一點隱藏着的輕視。我輕視了的人，他便從我本身估量輕視的緣故：我本着我單獨的存在，擾亂在身體各地方的不良的血液……表示人類偉大的定式是「運命愛(amor fati)」：因為人們不願意有另外的什麼事物，不願向前，不願退後，不願停留在一切永遠(Ewigkeit)之中。不單是忍受不了必然的事物，還一點都不隱藏——一切的理想主義是對必然的事物說謊——而是愛它……

## 我爲什麼寫這些好的書籍

### 1

我是一件事情，我的著作又是另外的事情。——當我還沒有談到著作之前，在這裡要說一說這些個著作能够了解或者是不能够了解的問題。我寫它的時候是那樣的疎忽，好像無論如何也得把它發表出去似的，原因是這個問題還完全的沒有達到成熟的時期，某一種事物，直等到父親死後才生下來。——有一天在人們的生活和學習裡，必將感覺到需要一種制度，那好像我了解如何去生活如何去學習一樣；那一天也許還要爲着解釋查拉圖斯特拉開一個特別的講演會，然而如果我今天爲着我的真理已經準備下了聽取和變手，那對我豈不是一種完全的矛盾：人們今天一直就沒有聽着過我，人們在今天就不知道從我這裡能得些什麼，不僅是了解，我認爲那是正當的，我不願意弄錯，——爲了這種關係，我的目的是不使我把自己弄錯。——早就說過，在我的生活上，差不多很難以指摘出「惡意」的痕跡；就是在哲學上解釋「惡意」的地方，也是難以找得到。反過來說，純粹愚笨的，那可多得很！……如果一個人將我的書拿在手裡，我認爲那好像是某一個人把光榮加在他的身上——我爲着那種緣故，而預先脫下他的鞋子——意思不是脫下靴子……當斯奈因博士，有一次率直的報怨，在我的查拉圖斯特拉上連一個字都不明白的時候，我對他說過，那是當然的事情：明白其中的六句話，就是：能够體驗出來較「近代」人所能達到的更



高的高人的階段。不論如何，我抱着像這樣的距離感覺，從我所認識的「近代」人裏，也希望——，能去讀一讀！——我的勝利正與叔本華的勝利相反，——我說，現在要是不去念，將來也不會去念（Non legor, non legar）。——但是，否認我的著作的那樣子的純潔性，對我曾經給了好多次的滿意，我連一點的輕視心情都沒有。在這個夏天，當我要用我的煩難，而更煩難的文學破壞其他一切文學平衡的那一個時期，一位柏林（Berlin）大學教授，好意的解釋給我，我自己還應當另外的用一種方式：像這樣的誰都讀不好。——最後，提出來二種極端的例子的，那並不是德國，而是瑞士（Schweiz）。在同盟（Bund）雜誌上，衛德曼（V. Widmann）博士，以尼彩之危險的書（Nietzsche's gefährliches Buch）的名義，發表一篇論善惡的彼岸的論文，另外還有一篇也是在同盟雜誌上登載的，是斯皮達勒（Karl Spitze）先生，關於我整部著作的總括的報告，這都是我一生的一個最高點——像這樣說是我警惕自己……例如後者論我的查拉圖斯特拉是最高文體，同時還希望我今後對內容方面應該特別注意；同時我對衛德曼博士表示感謝之意，使我拿出勇氣努力掃除一切華貴的感情。——由於偶然的微小惡念，這裏的每一句，都是我不能不加讚嘆的帶有論理的性質，是一種詞置的真理：代替打釘子來打我的頭部，——在最值得注意的方法上，打中釘子的頭，爲了對我合適，除一切價值的轉變外，其他任何什麼，都是不需要的……爲着這一點，我早就試驗着給它作個解釋。——最後，就沒有一個人能把書籍都包含在內的一切事物之中，聽出來自己已經知道了的更

多的事物。從經驗而來的不能接近的事物，那是因為人們沒有聽官的緣故。現在我們自己想一想另外一種極端的事實：假設一本書，其中完全的出於一種多次的可能性，或者只是最稀少的經驗的範圍外，而只是述說純粹的體驗，——那就是表示經驗新體系的最初的語言。在這種事實上，連什麼都聽不見，然而在什麼都聽不見的地方，發生任何種的事物都不是耳朵的錯覺……這是我最後的「通的經驗，如果你們要願意的話，也可以說是我的經驗的獨自性。相信明白了我一些事情的人，也不過是從我身上的某一些事物，按照他個人的想像，去加以解釋——例如一位「理想主義者」，不僅是我的一個反對者；一點都不了解的人拒絕我任何的觀察。——所謂與「近代」人，「善」人，基督教徒和其他虛無主義者們所對立的，極能表示最高而完善的一種典型的「超人(uebermensch)」的說話——這句話，是在這德破壞者在拉圖斯特拉的口裏，一種意義深遠的話——這句話，差不多到處都純純潔潔的解釋作所謂表現查拉圖斯特拉形態的正相反的價值的意義：也就是半是「聖者」，半是「天才」，一種更高種類的人類「理想的」典型……此外有學識的牡牛，因為這句話的關係，懷疑我是達爾文主義(Darwinismus)與自己的意識和意志相反的，我那樣惡意的排斥那位大貨幣偽造者卜萊爾(Carlyle)的「英雄崇拜」，在那句話裏我又承認起來。當我向某一個人私語與其是回顧派西福(parsifal)實不如回顧保路基(Cesar Borgia)較比好一些的時候，他便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了。——我對我所有著作的批評，特別是在報章上已經登載過的，一點好奇心

都沒有，這樣的人們對我是不能不加原諒的。我的朋友們，我的出版者們，全都了解這一個，但是像這樣的事情，從來都沒有向我說過。在某一種特別的情形上，我曾經有一次完全的看到，只是由於冒犯——那是善惡的彼岸——一書的事情；對於這件事情，我毫不隱藏的報告出來。國民日報（Nationalzeitung）——我對國外的讀者說一句話，是一種普魯士日報（Preussische Zeitung）——這樣說也許太失禮貌，我自己祇讀討論日報（Le Journal des Debats），——嚴格的認為這本書是「時代的標識（Zeichen der Zeit）」，當作純粹的鄉土（Junker）哲學，十字報（Kreuz Zeitung）就缺少像那樣主張的勇氣，這些話都是可相信的？

## 2

這是向德國人說的：在這以外我什麼地方都有讀者——純粹選拔出來的智識份子，其中有帶有信用的，在高的位置和義務所教育出來的人們；在我的讀者之中，實在是具有天才的人們，在維也納（Wien），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哥本哈根（Copenhagen），巴黎和紐約（New York）——到處我都可以發現：我在歐洲的平板德國，便找不出來……坦白的來說，我還加倍的喜歡讀我的著作的人，也就是從來就沒有聽見過我的名字，或者是哲學詞句的人們；可是不論我走到什麼地方，例如，就是在這個杜林，不論是什麼險色，一看着我，他們便變成快樂和滿足。到而今最使我高興的是已經上了年計而在街上叫賣的女人們，他們不安心爲我從葡萄中找出來最甜的，像這種情形，一個人必須

是哲學家……人們把波蘭人叫做斯拉夫人中的法國人，這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一個迷人的俄國女人，將我屬於那一種人的事情，就是在極短促的一剎那間也決不能夠弄錯。擺莊嚴的架子，我不大會擺，我能擺出來由高高在上的一降而為狼狽的神情……德國的推理，德國的感覺——我什麼樣的都能夠去做，可是那已經超過我的力量之上……我的老師李鳩爾主張我的文獻學上的論文，類似巴黎的小說家——構想在胡說和刺激的事物上，在巴黎那個地方，人們對「我一切的大胆性和敏銳性（*Toutes mes audaces et finesse*s）」——這是泰納（*Taine*）的表現——深加驚奇；就是在我所寫的那篇狄奧尼索士讚歌的最高形式上，我恐怕要去與那種永遠不能變成無味，永遠不能變成德國的食鹽相調和——我的意思是指智識……我對其他的什麼事物都不能去做，上帝保佑我！阿們。——我知道所有的長耳動物是什麼，就是某一種人們從經驗而來的，也知道它是什麼。好！我們敢主張我有最小的耳朵，這樣一說，在這裡帶有興趣的少女是絕對的不少——，對我這方面來說，他們覺得我了解他們很深？……我特別的反對驢子（*Anti-Esel*），因為這種緣故，成了一個世界史上的怪物，——我在希臘語上，而且還不祇是希臘語上，是個反基督（*Anti-christ*）的人……

## 3

我直到某一種程度，承認我當著作家的特權；在每一種情形上，像那樣多次的習於讀我的著作，這足以使我證明出對於一個人的趣味有所傷害。人們對其他簡單的書翰都忍

受不了，特別是以哲學的書籍爲最甚。所謂邁進於這個高貴而奢華的世界，正是一種不可相比的名譽，——像這樣去做，他必定不是一個德國人；總而言之，這種名譽，人們最好利用自己本身的力量去做。然而，由於意欲的高度點而與我親近的人，在我的著作上去體驗學問的真正的大喜悅（Eka-stasen）：無論如何，我要飛向鳥都沒有飛到的高空，因爲我知道還有足跡所未到過的深淵。從他們的手裡把我的著作放下，是萬分辦不到的，——從前有人這樣對我說如果是那樣的話便要妨礙自己深夜的安睡。……從來就沒有過像如此一種驕傲而確切的洗練過的書籍：——我的書籍常能在這個世間達到最高峯，達到犬儒主義（Cynismus）之上；人們爲着獲得這些種書籍，就不能不用所謂與勇敢的拳一樣的精細的手指去攫取。靈魂每一種的脆弱性決不會永久把他們關閉在門外，任何一種胃弱，也是同樣的：人們不必有神經，人們必須有一個快樂的肚子。一種靈魂的貧乏，不僅是由一個角落的空氣而把門給封閉上，卑怯，不純潔，以至於在內臟之深暗處的復仇心，比那個來得更要加倍：我要說出句話來，都在臉上露出來所有的懷內本能。在我認識的人裡，有許多用作試驗的動物，由於這些個動物，我對我的著作細微的感覺出來非常多的反應的教訓。與那種內容沒有關係的人們，例如我所說的朋友們，在那個時候，便變成「不是個人的」：人們在再出版的另一本書上，祝福我，——還在音調非常明朗之中，表現出一種進步……完全墮落的精神，「美的靈魂」，根本就是虛偽的人們，對於這些種書籍，就不曉得那個地方是開始，因爲他們自己本身在一切美靈魂的美的條理井然之

下瞧看我的著作。在我認識人中的有角動物，對不起，只有德國的人們，永遠與我的意見不合，雖然那樣，總有一天，能了解我……這樣的事乃是我單由談論查拉圖斯特拉而聽來的……在人類中也就是在男人群中還有種種「女性主義」對我緊閉門戶，恐怕人們決不再進入於這種大膽之認識的迷宮裡去。在純粹冷酷的真理中，爲了快樂和爽快，人們永遠不可使自己置而不用，人們在自己的習慣中，不能不有嚴格性。當我一想到一個完全的讀者的影像之時，從勇敢和好奇心，或者還從嫵媚的，狡猾的，思慮深的事業中所生出來的一個怪獸的影像，這是一個天生的冒險家和發現者。這些種事情，究竟我要向誰去解釋，直到而今連我自己都沒有說過，我就不知怎樣的好好去說一說能比得上查拉圖斯特拉所說過的：他要單對那一個人敘述他的謎語？

    »對你們，對勇敢的探求者，對實驗者，對掛着狡猾的帆行船在可怕的海洋上的人們，——

    對你們，對沉醉在謎語之上的人們，對用笛的聲音在一切迷誤的深淵上，誘惑靈魂，喜歡黎明的人們：

    ——因爲你們，不願意伸出卑怯的手，找尋一條絲線；你們即便能够猜得對，你們仍然要討厭推理……»

#### 4

我同時還要用普通的話說一說關於我的文章格式的技巧。一種情境，由於記號傳達激越飛揚調子的一種內在的緊張，已經把這個記號內激越飛揚的調子加算在內，——這個，也就是一切的文章的意義；而且在我的內在情境的多樣性上，

一想到出於常軌的事物，在我的文體的許多可能性上——一直到如今，在人類曾經使用過的一切文體中是最多方面的技巧。某一種確切實地傳達一種精神狀態的文體也就是不論記號，不論記號的激越飛揚的調子，不論表情——一切句讀的法則是表情的技巧——一切不錯誤的文體，都是好的。我的本能在這點上並非錯誤。——好的文體格式的本身——是一種純粹愚笨的，只是「觀念論 (Idealismus)：像那種「美的本體 (Schoene an sich)」，「善的本體 (Gute an sich)」，「物本體 (Ding an sich)」，……現在仍然作為前提的，乃是具有聽覺器官的——那裏還有或者是有價值的，發生同樣激越飛揚調子的能力的人們，還有就是傳達自己一點都不錯誤的人們。——例如，我的查拉圖斯特拉，現在還在搜求像那樣的人——啊！他還不能不長時間的去搜求！——值得聽他的人，並不是沒有……而且直到那個時期，在這本書裡前後所使用的技巧，是沒有人能體會出來的：新的，從來所未聽說過的，實在說來在一起初為了它比這更多的使用造好了的技巧的手段，就連一個人都沒有。像這種同樣的事物，恰如德國語所能作到的，仍舊還需要證明：就是我自己對以往的事物，也許要嚴格的固執到底。在我的前面，人們用德國語作了些什麼事情，——人們究竟用語言能作些什麼，一點都不曉得。為了表現崇高超人之熱情的恐怖的上和下，大節奏的技巧，大句讀的文體，最初還是我發現的，如果用查拉圖斯特拉第三部題名所謂七個鈐記 (die sieben Siegel)的一篇歌謠，我一直到而今能叫做詩的那些事物，使之飛越過千里之外。

## 5

從我的著作中，能看出來在另外有一種不能相比的一位心理學家所說過的話，這也許是第一次發現一個好的讀者願意成爲——那個意思就是說，像我一樣所應該得到的讀者，讀我的著作的讀者好像優良的古文獻學家讀他們的Horaz一樣。根本人世間的人們，那些個全部都一致的命題——八面玲瓏的哲學家 and 道德家，其他在腦子裡任什麼都沒有的，木頭腦袋的，那都是談不到的——我認爲那是錯誤的真實：例如，「非我的」和「利己的」相對立，同時自我（ego）的那種事物，只不過是一種「高級的欺騙」，一種「理想」的信仰而已……如果沒有利己的行爲，也沒有非我的行爲：這二種概念，都是心理學上的矛盾。或者是「人類努力追求幸福」的命題……或者是「幸福是美德的報償」的命題……或者是「快樂與不快樂相對立」的命題……人類之妖怪（Circe）的道德，把一切心理上的事物，從根底上弄成虛偽——道德化——將所謂愛的某種事物，變作無我，而且很可怖的沒有意義……人們必須堅不可破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人們必須勇敢。站在自己的兩隻腳之上，假如，不這樣的去做，人們便不去做愛的事物。歸終婦女們只不過比較多知道一點：她們因此無我的，只以客觀的男人，認爲是妖怪的……我敢把我所認識的女人們，推測在這裡，來說上一說？這是屬於我的杏拉圖斯特拉的陪嫁之一。誰知道？或者我永遠是一個女性的心理學者。她們全都愛我——這還是好久以前的話：特別是不幸的女人們，缺乏生孩子力量的「



釋放的」女子們是另外的一回事。——慶幸的是我不願意把我自己撕壞：完全無缺的女人，把她在戀愛的時期撕壞……我認識像這樣可愛的瘋狂女人……啊，該是多麼危險的，潛來潛去的，地下的小猛獸！……一位追隨她的復仇的小婦人撞倒了那種運命的事物。——女子比男子壞的地方是數不清的多，更來得聰明，在女子身上的美質，已經是一種退化的形式……所謂一切的「美的靈魂」，乃是在根本上的一種生理的疾病，——我什麼都不說，否則，我便是醫學上的。爲了爭同等的權利，也是疾病的徵候：每位醫生都知道這些個。——一般女子，所有範圍內的女子，盡所有的權力對抗法律：在自然的狀態上，兩性間永遠的鬥爭，不論在那一種情形上，都給女子以最高的地位。——人們是否聽明白了我自愛的定義？那是一位哲學家所尊敬的惟一的愛的定義。愛——在它的手段上是鬥爭的，在它的根底上是兩性拚命的厭煩。——人們怎麼樣去治療女人——對於「救助」的問題，請聽——聽我的回答？人們使女子生育孩子。女子需要孩子，男子永遠只是手段：查拉圖斯特拉如此說。——「女性的釋放」——那是流產的，換一句話說，不能生殖的女子，對能生殖的女子一種本能的厭惡，——對男子的鬥爭，永遠只是手段，口實，兵法。她們願意由於以「女子本身」，以「更高的女子」，以女子中的「理想主義者」抬高自己，降低普通女子的階級水準；在那裡沒有比高等教育以及一個家庭的主人和政治上的家畜投票權更高的一定的手段。在事實上，被釋放了的女子，乃是在永久女性世界上的安那其主義者（Anarchisten），把復仇作爲那種最低下本能的失敗者……

種壞理想主義的整個種屬——就是在男子之中，也有所表現，例如典型的老處女易卜生(Heinrich Ibsen)——他以毒害性愛上的善的良心和自然爲目的。……而且在這一點上，在我的嚴格而純正的見解上，不留下什麼疑問，我要從我的反對惡德的道德法典中，再舉出一個命題：用這個惡德的字，我攻擊各種反自然的，或者是當人們喜歡美麗詞句時的理想主義。這種命題叫作：純潔的說教，是公然的反自然的煽動。對於每種性生活的輕視，亦即是按着「不潔」觀念的每種事物的不潔化，乃是在人生上的自己犯罪，——反對人生精神的真正的罪惡。——

## 6

給予我作心理學家的概念，我去取表現在善惡的彼岸中的一頁珍貴的心理學，——但是我在這一節上，關於描寫某個人的事情，曾經禁止一切的考慮。那種偉大的隱居之士所具有的真純的天才，試驗之神所產生的良心的捕鼠者，牠的聲音了解一切靈魂下地獄的方法，連一句話都不發，連一眼都不睜，連一點誘惑的思慮和反省都沒有，了解一切顯現出來的事物，那是屬於他的巧手之一的——在那裡的並不是他的真正的形相，以後跟隨他的人們，逐漸迫近他的身邊來，而且誠實的，澈底的跟隨他，像這樣逐漸逐漸的變成了束縛……真純的天才，使一切大聲的和自滿的事物緘默不語，並且教導如何去服從，那是使粗的靈魂光滑，使他們嚐試一種新的欲望：——在他們的身上，好像沉重的天空映照出來的影像，如鏡子般的，靜靜的留在那裡……真純的天才，教

---

給遲延愚純和警駭的手與漂亮的去握手；那是把隱藏着的和忘記了的寶貝，把善意和甜美精神性的點滴，在陰暗而厚的冰塊之下去猜測，並且把那種在多數的泥土和砂礫的監獄中所埋藏着的黃金的種子，用仙杖給一粒一粒的尋找出來……真純的天才，由於它的接觸，一切的人好像更加發財似的離宅而去，不是恩惠，不是攻擊，不是由於不可知的善意獲得幸福與壓制，而是使自己本身更加豐富，較比以前更加新鮮的開展，一陣暖風吹來，加上偷偷的聽取，也許更不確實，更柔軟的，更容易碎的，更破碎的，但是還充滿沒有名字的希望，充滿新的意志和流動，充滿新的反感和逆流……

## 悲劇的誕生

### (Die Geburt der Tragoedie)

#### 1

對悲劇的誕生給一種公平的意見，有幾點是不能忽略的。這一本書正因為它有錯誤的地方，而發生效果，振動起來魅力——好像是在瓦格納主義上同樣的一種發祥的徵候，就把這種主義利用在這裏。這本書正是用這種事實，對瓦格納的一生是一件意外的事：從那個時候起，瓦格納的名字，才開始產生出無限的希望。就是到今天，我還能回想起來那一天就是在派西福：人們關於這個運動的文化價值，流行着很高的評價，說實在的，我對這件事情上負有多少責任。——我發現這本書不斷的被引用作從音樂精神而來的悲劇的再生 (die wiedergeburt der Tragoe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人們只聽取瓦格納的藝術企圖和任務的一種新形式——因此聽錯了這本書在根本上藏有什麼樣貴重的價值。[希臘主義與厭世主義]：這樣的標題，並不帶有雙重的意思：這乃是表示希臘人如何去處理厭世主義——用那一種東西克服它——的最初的教義……恰好悲劇證明出來希臘人不是悲劇主義的：好像是叔本華在一切事物上的錯誤一樣的在這裏也錯誤了。——若是用某種公平的態度來看悲劇的誕生是最不合時宜的。這是在奧爾特 (woerth) 附近交戰的轟轟聲音之下開始的，人們對於這一點連作夢都沒有想到過。我將這些個問題

，在買茲（Metz）的城牆前，當九月天的寒夜裏，在看護病人的任務中，精細的思考過；索性人們能相信這本書是五十年前的產物。這本書，對政治的事物很冷淡——到今天可以叫做「不是德國的」——，在這本書上，帶着很嚴重的黑格爾的氣味，只有，幾種形式具有叔本華的死屍之痛苦的香味。一個「理念」——狄奧尼索士和阿保羅的對立，——移轉到形而上學的世界；歷史的本身，乃是這個理念的發展；在悲劇上曾經把對立作廢，而把它變成一體的，在這種看法之下，一直到現在從來彼此就沒有見過面的事物，突然之間，對面安置着，彼此相照，互相理解……例如歌劇和革命……這本書的三種決定的改革，一種是希臘人對狄奧尼索士現象的理解——最初付與此種現象的心理學，在這個現象之中，看到了整個希臘藝術的惟一根源——另一種是蘇格拉底主義（Sokratismus）的理解：最初把蘇格拉底認作希臘崩潰的工具，典型的頹廢者，反對本能的「合理性」。這是危險的，暴力顛覆生命的，不怕犧牲的「合理性」！——全書由於基督教的關係，有很深重之敵意的沈默，基督教徒既不是阿保羅的，也不是狄奧尼索士的；那是一切的審美價值——悲劇的誕生否定它所承認的惟一的價值：當狄奧尼索士的象徵，達到肯定的極端界限的時候，基督教便是這種在最深切意思上的虛無的事物。曾經有一次，暗指基督教的牧師，是「邪惡的侏儒類」……

## 2

這種開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我發現了歷史的惟一姿態

和側面，那乃是我內在的經驗，——我恰好是接着這件事情第一個人理解狄奧尼索士特別奇異之現象的。同樣的，由於我將蘇格拉底認作是頹廢的人，對我把握住心理上的確實性，很少有陷於某種道德特異性的危險，這些個事情，完全的給它一個明瞭的證明：——頹廢徵候的道德本身是一種新鮮的事物，在認識的歷史上之第一流的特殊事物。我把以上二種事物，在所謂樂天主義對厭世主義 (Optimismus Contra pessimismus) 之可憐的粗淺胡言亂語上該怎樣的遠々の跳躍過去！我最先看到了真實的對立：也就是用地下的復仇心反對人生之退化了的本能（——基督教，叔本華的哲學或某種意思上的柏拉圖的哲學，典型形式的整個的理想主義）和從充滿飽滿而生的最高的肯定形式，苦惱本身的，罪惡本身的存在 (Dasein) 一切可疑而異類事物本身的，所給與的一個無條件的肯定……對於人生這個最後的，最歡喜的，最豐富最勇敢的肯定，不僅是最高的洞察，而是最深的洞察，依據真理和科學最精確的證明所成立起來的洞察。一切存在的事物，並非是把它們剷除去，並沒有可以缺少的——由於基督教徒和其他的虛無主義者所排斥了的現存在的那方面，是比起來頹廢的本能所稱作善的或者是可以稱作善的事物，在價值的等級上，是無限之最高的階級。如果希望理解這一點，那就必須有勇氣，作為勇氣之條件的，又必須把過剩的力量加進去：一個人能夠接近真理，只是在他的勇氣和他的力量所能達到的範圍內去做才能行。強者的認識，所謂對實在的肯定，是必然的事物，正好像弱者在實在之前從衰弱的靈感而來的專性和逃避——將所謂「理想」同一樣的作為必然的事物。…

…弱者不能自由的去「認識」：頹廢需要謊言，——這是他們自己保有的方法之一。——不僅是理解「狄奧尼索士」的話，以狄奧尼索士的話理解自身的人，並不需要對柏拉圖，叔本華，和基督教加辯駁，——因為他嗅過腐爛的事物……

### 3

本着同樣的事實，在偶像的黃昏 (Goetzen Daemmerung) 一三九頁上，我最後討論到這些個學說還有多遠能使我發現「悲劇」的概念，悲劇心理學的最終認識：生命的肯定，就是對它的最異常而最困難的問題：在最高形式犧牲的後面，歡喜自己豐富之生命的意志——我把它叫作狄奧尼索士的，我把它解釋作到悲劇詩人之心理學的橋樑。並不是從恐怖和同情裡逃出來，也不是由於激烈的放射，也不是從危險的感動裡把自己淨化——亞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這樣的誤解過——：實不如超越恐怖和同情，使自己成爲生成 (Werden) 之永遠的歡喜，——同時還把那包含在破滅歡喜中的歡喜，變成自身的事物……，在這一點上我認爲自己有最優先的悲劇哲學的權利——也就是所謂厭世哲學家最極端的反對者。在我以前從來就沒有把狄奧尼索士的子孫，像那樣的變換成一種哲學的激越飛揚的調子，它缺乏悲劇的智慧，——我在偉大的希臘哲學者們和蘇格拉底二百年以前的哲學者們之中尋找它的証據，但是歸終一無所得。我對黑拉克里德 (Heraclit) 仍舊在這裡報着懷疑的感覺，一走近這個人的身旁，比較到任何地方都完全的使我溫暖而心曠神怡。在狄奧尼索士的哲學上，決定的，無常的和毀滅的肯定，反對與戰爭的肯

定，激烈排斥存在(Sein)概念的生成——在這一點上，不論在那一種情況下，我就不能不承認迄今在已經思考過的事物中，是最與我親近的事物。永遠輪迴(Ewigen Wiederkunft)也就是無條件的，並且無頭緒的一往一復的萬物循環的學說——這種查拉圖斯特拉的學說，歸終也許早就是黑拉克里德所教給的。差不多把一切原則的概念，由黑拉克里德繼承下來的斯多亞(stoa)學派，有它的痕跡。

## 4

在這本書裡，敘述着一個可怕的希望。最後，對我取消音樂的狄奧尼索士將來的希望，並沒有一點的理由。把我們的視線投向一百年前的遠方，我們對於二千年間的反自然和侮辱人類的我的謀害，假定它業已成功。在一切責任中最大的，也就是企圖人類長壽的——包括一切已經退化了的寄生的事物所不能容忍的滅亡——那種生命的新黨派，從那裏邊狄奧尼索士的狀態不能再發生出來，那種過多的生命，又可在地上顯現出來，我劃定一個悲劇時代，在生命肯定上的最高藝術的悲劇，人類把最困難的，最必然的戰爭的意識放在自己的後面，而且等待它沒有苦痛的時候，再產生起來……還可以再添上一位心理學家，我在青年時期就聽過瓦格納的音樂差不多與瓦格納並沒有什麼關係，在我敘述狄奧尼索士音樂的時候……我便敘述我自己所聽過的，——我把在本能上所有的事物，變換成自己內部所懷有的新的精神，而且必須改變形狀。好像只有一種能夠證明的強而有力的那種證明，乃是我那一篇在



柏倫特的瓦格納(Wagner in Bayreuth)的論文：在心理學上的一切決定妥了的地方，只敘述我個人的事情，——當這篇文章舉出瓦格納一字的時候，那是用不着顧慮的，相當於我的名字，也就是「查拉圖斯特拉」的語句。狄奧尼索士讚歌之藝術家的整個形像，是查拉圖斯特拉詩人生前的形像，用如深淵的深邃性來描寫，對於瓦格納的實在形像，就連一剎那間都沒有談一談過。瓦格納本人曾經注意過這件事情：他在這本書上，並不再承認他自己的事情。——同樣的，「柏倫特的思想」對那種認識我查拉圖斯特拉的人，並沒有絲毫謎語之概念的事物，也就是過於被選擇了的人們，向一切任務中最大事物獻身的那種偉大的正午，改變了原來的形像——誰曉得？這仍然是我體驗的一種祭祀的幻影……最初幾頁的激越飛揚的調子是世界史上的；在第七頁上所談述着的看法是真正的查拉圖斯特拉的看法；瓦格納，柏倫特，一切微小的德國的不幸，乃是漫無頭緒未來海市蜃樓所映射出來的一片雲彩的影子。我本身在心理上一切不能再改變的性格，注入到瓦格納的性格裡——好像最明朗的力量和最宿命的力量之平行，從來就沒有了一個人領有過的權力的意志，在精神的事物上沒有顧慮的勇敢性，行爲的意志從來就沒有被壓迫過的那種無界限的學習力量。在這本書上，一切的事物都是一種預言：表示着希臘精神復興的切迫，所謂斷開了的希臘文化的亂麻，需要再與反亞歷山大的相交接……在這本書上第三十頁上，請聽「悲劇心情的概念」所引導進來的世界歷史的音符。這是一切事物所能有的最少有的「客觀性」：關於我本質的絕對確實性，它投影到某種偶然的實在之上，從非常恐

---

怖的深邃處把我到底具有多少真理說了出來。在七十一頁上不但預先去敘述，而且以深切的確信，刻劃查拉圖斯特拉的形像；並且從四十三頁到四十六頁，更可看出來查拉圖斯特拉所作出來的事情，也就是人類之可怕的淨化，以及聖化的行爲，恐怕人們對這樣壯大的表現，從來就沒有看見過——。

## 不合時宜的 (Die Unzeitgemaessen)

### 1

四篇不合時宜的論文，從頭到尾都是談戰爭的。這幾篇論文，證明我並不是崇尚夢想的，而我是能在拔劍欲鬥之中尋找快樂，——也許我還有一隻可怕的柔軟的手腕。第一篇攻擊（一八七三年），乃是我一無所顧忌的用輕視的態度直接駁斥當時的德國教育。那裡並沒有意義，沒有實質，沒有目標：只是一種「輿論」。德國人偉大軍事上的成就，相信在那種教育上，足可證明為某種有利的事物——或者是對於法國的這種教育的勝利，更沒有惡性質的誤會。第二篇不合時宜的（一八七四年）論文，在我們科學研究的方法上，明明白白的表現着危險的，毒蝕生命的事物——在工人的「非人格性」上，在「分工」的錯綜經濟上，生命病患在野蠻的輪機和機械主義之上。失去目的，也就是失文去化：——手段，也就是近代的科學研究成為野蠻化……在這篇論文中，這個世紀是可誇耀的「歷史意識」，我第一次把它認作是疾病的，典型頹廢的徵候。——在第三篇和第四篇不合時宜的論文中，作為「文化」的更高的概念，即所謂再從新建立指標的「文化」概念，對它提示出來最嚴刻的利己慾，自己陶冶的三個形像，對於在這二種左右的，所謂「國家」，「教育」，「基督教」，「俾斯麥（Bismark）」，「成就」等的一切事

物，充滿了君主的輕蔑，特別是不合時宜的典型，——叔本華，瓦格納，或者換句話說，尼采……

## 2

在這四篇攻擊裡，第一篇得到了意外的成功。它所招惹起來的騷擾，不論在那一點上說，是非常華麗壯觀的。我接觸到一種戰勝國民之苦痛的地方——那種勝利，並不是文化的事件，也許完全是另外的一回事……它的答覆，從各方面源々而來，並且的確不只是從斯特勞士老友那裡而來的，我嘲笑他是德國教育的俗物，和自私的典型——總而言之，所謂「新舊信仰」的啤酒店福音書的著者（——教育的俗物，這個字，從我有著作以來便表現在字裡行間），把我當作他們之中的怪物，由於認為他們的斯特勞士是喜劇的，而把我當作了烏路泰俾爾西（Wurtemberg）人和修瓦本（Schwaben）人的一種深痛的刺傷，這些位老朋友，在我所能希望到的任何事物內，他們的回答是那麼樣的正直，那樣的粗野；普魯士人的回答，更是聰明，——那裡邊還包括着「柏林藍（berliner Blau）」。態度最不正當的是一個「萊比錫城」的報紙，名聲最壞的「Grenzboten」；我曾經費了很大的周折，去阻止我那憤怒了的巴塞爾朋友們對它反對的行動。沒有條件的，只有幾位上了年紀的紳士贊成它，贊成的理由不但含混，而且有的地方還很難解釋，在那些人裡哥丁根（Goettingen）的愛瓦路特（Ewald），明白地指出來我的攻擊對斯特勞士是致命傷。因此，從那以後一位老黑格爾派的保爾（Bruno Bauer）成爲最注意於我的讀者，他到晚年喜歡指出我

來，例如，普魯士的史料編纂家特賴奇克 (Treitschke) 先生他爲着由某個人獲得他所丟失的「文化」概念之路徑的暗示而指出了我。並且哲學家封·巴達爾 (Von Baader) 的老弟子，在烏路茲堡 (Wuerzburg) 的厚夫曼 (Hoffmann) 教授，對這本書和他的著者寫了一篇最深刻最漫長的意見。他從這本書爲我看出來一件大的使命，——也就是在無神論問題上惹起一種轉機，以及最高的決定，推斷我是最本能的無神論者和無假藉的典型。引導我到叔本華的是無神論。——平常像那樣柔和的希雷布蘭特 (Carl Hillebrand)，乃是由於在德國人中寫文章出名的，空前絕後的人物，特別堅強而大胆的贊成了，這使人感覺非常的悅耳，非常的殘酷。他的文章發表在「奧哥斯堡的日報 (Augosburgerzeitung) 上；人們在今天以某種慎重的態度，是能讀着他的全集的。在這裡，這本書當作一件事物的劃期點，敘述了最初的自覺，最上的徵候，在精神的事物上，德國的真誠以及德國之實在熱情的歸還。希雷布蘭特對於這本書的形式，對於它已成熟了的趣味，對於人與物之區別的完整的音調，充滿了高貴的敬意。他稱讚這本書是用德國文字所寫的出類拔萃的論爭著作，——事實上，對德國人是那般的危險，是那般的放下也罷的論爭的法術。我敢無條件的肯定的說，德國的語言是墮落的，（——在今天他們對於這種民族的「一流文人」，變成同一樣的輕視——）正好像把「一個民族的寵兒拉到法庭來的勇氣」一樣——表示讚歎我的勇氣作結尾……這本書對以後的影響，在我的一生上，正是不可測的尊貴。直到現在就找不出來與我合作的人。人們沈默了，在德國的人們，用一種悲哀的

注意來待我：我這些年以來，在今天，特別是在「帝國」，誰也不能充分的承認，能行使絕對的言論自由。我的天國「在我的劍影之下」……歸終，我實行了斯坦達爾（Stendhal）的格言：他以「踏進社會的圈子裡，須有一種決鬥的精神」的話來勸告。我該怎麼樣選擇我的對手！該怎樣選擇德國的第一流的自由精神！其實，一種完全新的自由精神，在這裡開始出現了，一直到現在整個歐洲，和美洲的「自由思想家」（libres penseurs）的種族，對我並不生疎且無親屬關係。對於「近代觀念」不容易矯正的笨物，諧謔的他們，我對他們的某個敵人，我感覺是更深的和不和睦。並且他們那流人物，要按着他們的形像，「向善」人類，他們對我是怎樣的，我喜歡什麼，若是使他們理解這些，必可避免一場不能不和解的戰爭，——所有的他們，仍然相信「理想」……我是第一個反對道德主義的人——

### 3

我並不願意主張用叔本華和瓦格納的名字所寫下來的不合時宜的這二篇論文，特別是對他們在有所了解上能得些幫助，或者也只是提出心理學的問題——當然，有幾點除外。例如，在這裏用已經深邃了的本能的確實性，把瓦格納格性中的本質事物，表示作俗人的天分。他所取的手段和目的，只不過作他的結論而已。根本我打算在這本書裏，完全的把心理學作為另外的一回事；——不相同的教育問題，一種自己訓練的新的概念，練成堅強的自己防衛，達到偉大和世界歷史任務的一條路，尋找最初的表现，如果再往大點來說，

我爲着把它把握住以表示某種事物，並且還爲着二三種方式，記號，和表示方法，正好像人們抓住了前半頭髮一樣的機會，把有名譽的，而且還是完全沒有確定的這二種典型，抓住了前半頭的頭髮。這件事情，最末後用非常不合適的聰明，暗示在第三篇不合時宜的論文之九十三頁上。像這樣，柏拉圖是以替代柏拉圖的一種症候，去使用蘇格拉底。——現在不論距離有多麼遠，由於這些個著作的証明，回頭去看那種當時的情形。我不願意否定這些個著作，在根本上，只不過是敘述我個人的事情。在柏論特的瓦格納的那篇論文，是我未來的一種幻像；另外一方面，在教育家的叔本華（Schopenhauer als Erzieher）上，記述着我的最內在的歷史，我的生成。比什麼都在先。我的誓約……今天我是怎樣的，今天我停留在什麼地方——早已不是言詞，在高處用閃電說話——啊，在那個當時的我，還距離那個地方有多麼遠！——但是，我看見了那塊國土——我是道路，海洋，危險，——而且關於成功，連一剎那間都沒有欺騙過自己！在許可範圍內的這種偉大的安靜，不僅限於一種對未來這件幸福之展望的口約！——在這裏，每一句言詞，都是體驗過的，深邃的，內在的：那裏並不缺少悲痛的言詞，在那裏確實像血滴般的言詞。然而偉大自由的一陣風，吹向一切事物之上；創傷本身，也不是抗議。——我認爲在各種哲學家的面前，一切的事物皆是危險的，可怕的爆炸物，不論怎麼樣，我將我的「哲學家」的概念，除了學院的「反芻類」和其他哲學的教授之外，與像康德那樣的人所包藏着的概念相較，還差有多少路程：論述這件事的這本書，在這裏所敘述的，並不是

---

「教育家的叔本華」，如果認為得當，而是它的反對語句「教育家的尼采」，給與了一種珍貴的教訓。——那時候我的職業，是一種學者的工作，而且也許要同時想到對我自己的工作得一個精確的了解，在這本書裏，突然出現一塊不好解釋的學者的心理學，並不是沒有意義的：那是距離感的表現，對於自己所肩負着的某種使命，只是所謂對於某種手段，插戲，副業的深刻確實性的表現。能成爲一種的——能達成一個的，是因爲有夥多的處所的緣故；那是我的智慮。我在某種時間之中，也不能不成爲學者。



人類的，過於人類的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及二篇續文

## 1

人類的，過於人類的是一個危急存亡之秋 的紀念碑。可以把它叫作求自由精神的一本著作：在這裏差不多任何一句都表示一種勝利——我用這一本書把在我性格之中的從不合適的事物裏解放自己。理想主義是不合我的性格的：題目的意思是「在你們看到理想事物的地方，我祇看見——人類的，唉，過於人類的！」……我非常認識人類……所謂這句「自由精神」的話，在這裏不願解釋作其他任何什麼意思：這是從自身之中，變成自由的精神。聲音，調子，完全的改變了：人們在這本書裏，能看到聰明，冷靜，有的時候是苛刻的，嘲笑的。帶有高貴趣味的某種精神性，表現出來對於熱情的底潮不斷的維持自己的高位。這本書早在一八七八年出版，好像是給一種辯解，其實在這位瓦路泰爾 (Voltaire) 的死後百年紀念的關係上，是具有意義的。不論怎樣，瓦路泰爾在反對語句上模倣他所寫的一切，是比什麼都在先的精神的貴族：在這一點上，我恰好是那樣的——在我的一本書上寫瓦路泰爾的名字，——對我本身，那實在是一種進步。——如果更要好好的去注意他的事情，在那裡便可以發現一種

殘忍的精神，也就是能發現理想的秘密，知道所有的潛伏處所——它的城堡中的牢獄，和所謂保有他的最後的安全處所。把絕對不投以「發閃」光的炬火，拿到手裡來，用一種如刀割般的光明，照射到理想的地獄裏去。那是戰爭，但是沒有火藥，沒有硝煙，沒有好戰的態度，沒有激越飛揚的調子和四肢脫了節的戰爭——這一切事物的本身，仍然是「理想主義」。按照其他的事物，把迷妄放置在冰上，理想並不是反駁的——那乃是凍死……在這裏，例如凍死「天才」；在那個角落裏凍死「聖徒」；在一根厚的冰柱之下凍死「英雄」；最後凍死「信仰」，所謂「信念」，「同情」也顯著的冷卻了——差不多到處凍死了「物本體」……

## 2

我開始寫這本書，是在柏倫特最初演祭祀劇的禮拜裡；在那個地方對於環繞於我的一切事物，呈現一種深切的陌生感覺，這是這本書的前提之一。那個時候，具有某種幻像走過我的道路之概念的人，我有一天在柏倫特睡醒了的時候，能推測出來我將是那重心情。我完全像是作夢……究竟我在什麼地方？我什麼都不能再認識了，我幾乎不能認識瓦格納了。我白白的翻了一翻回憶的書頁。特立比遜(Tribischen)——一個遙遠的幸福者的小島：連一點影子都沒有留下來。當我們安置基石的那些無比的日子，一小羣同類的人祝賀那些充滿了非常悅意感情的他們：連個影子都沒有留下來。到底是怎麼回事？把瓦格納翻譯成德國語了！瓦格納主義者壓倒了瓦格納！——德國的藝術！德國的名手！德國的啤酒！……

我們對那種精練的藝術家，而且對那種單獨敘述瓦格納藝術的世界主義，在我們圈外非常了解的人，在裝飾着德國「美德」的瓦格納的視界上，將我們丟在一邊。我——爲我認識瓦格納主義者，我自從把瓦格納混作黑格爾的聖布爾達爾（St. Brendel）以來，以至於將瓦格納與我們相混了的柏倫特報紙的「理想主義者」，曾經帶過三輩子。我聽見過關於瓦格納「美魂靈」之各種各類的口供。一句聰明的話其代價足可相抵一個國家！——實在是一位毛髮豎立的傢伙！諾爾（Nohl），浦爾（Pohl），及廢物（Kohl）先生，他們三位放在一起便成爲無定數！在那裡就連排斥猶太主義者都在內，並不缺少不健全的。——可憐的瓦格納！掉到那裡去！他最低限度也得掉到有豬的地方去！而是德國人的地方！……最後，爲着後世的教訓，填一個純粹的柏倫特人進去，因爲缺乏精神，還是把酒精放進去的好——題字於下：在「精神」的標本上，建設「帝國」的基礎，總而言之，我在各種事物之中，出乎意料的，突然旅行了二個星期，雖然一位媚人的巴黎女人要來安慰我，我只用一通宿命的電報，便與瓦格納絕交了。在鮑高瓦爾特（Boehmer Wald）的森林地帶遠遠隱藏着的克林金伯隆（Klingenbrunn）村，我拿自己的憂鬱和德國人的輕視，好像一種疾病似的圍繞在我的週身上——並且，時常不斷的在犁頭（die Pfugschar）的總題之下，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下一個命題，一切有力的心理學上的觀察，完全可以從人類的，過於人類的文章中，再現出來。

## 3

那時候我所決定的，並不是要與瓦格納決裂——我感覺到我的本能整個的錯誤，瓦格納或者是巴塞耳大學教授，每個人的誤謬，只不過是一種徵兆。對於自己都難以忍受的攻擊了我，我看出來那是自己反省自己的最好的時候，直到而今白白的浪費了那麼多的光陰——我當文獻學家的整個生活，由我的使命上來看，是那樣的失去作用，那樣的放肆無規，突然之間，自己恐懼的覺悟到。我自己對這種虛偽的謙遜覺得羞恥……尾隨着我的十年歲月——事實上，在這期間，精神的營養是完完全全的被停止——我就沒有學一學怎樣能有效用，荒唐的我，只是爲着一種廢物有如塵土飛去的學問而忽略了其他一切的事物。用過於注意和半瞎的眼睛把古代的韻律學家掏出來——我就成了像這樣的人！——我看見了我可憐的身體完全的瘦弱下去，完全的飢餓下去：現實的事物在我的智識之中正是既缺乏而又少有，而且「理想事物」的魔鬼有什麼用處！——火般的渴望，忽然抓住了我：從那時候起，我實際上就沒有去做更多的，如生理學，醫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我的使命，當受強制命令的時候，才開始再回到實在之歷史的研究上，我又從那時候開始推量到逆着本能所選擇的活動，也就是人們由於一種麻醉的藝術——例如由瓦格納的藝術——麻醉，飢餓，荒寥的感情與欲求之間的關係。由於更深一層的觀察，我發現了同一樣的困難狀態，在許許多多的青年人中：一種逆自然明明白白的強制第二種逆自然，在德國用最明顯的話去說，在「德國」，只有許多的人，決定了不到

時機的態度，在不能夠放棄的重擔之下，判決了衰弱的命運……這些個人們渴望瓦格納，好像渴望鴉片煙一樣——他們忘却自己，他們在一剎那之間丟開自己……我說什麼！在五點鐘到六點鐘之間！

## 4

那個時候，我的本能對於特別的讓步，同道，和混淆自己，決定予以嚴格的反對。不論那種生活，也不論條件最不好的情形，也不論疾病，也不論貧窮，——不論是什麼，對我既便是那種沒有價值的「無我」，也寧可說它有價值！這個無我，出於我在一起初的無知識，不是青年時期所陷進去的，乃是以後由於惰性，以至於所謂「義務感」連累而成的。——這時候，我在一種除了讚歎就沒有別的辦法的這個時候，我救濟從我父親傳遞來的惡性遺傳，——天生是夭亡的命運。疾病漸漸的離開了我：它使我省去了一切的破壞，一切的凶暴，一切不愉快的行動。我在那時候，並沒有失去善意，反而較從前更多得了些善意。同時，疾病完全給我轉變一切習慣的權利；那是對我允許了忘記，命令我忘記；它以靜臥，自適，忍耐的強制贈送給我……那就是所謂思考！……只缺我的眼睛和一切書蟲子，如用德語說，與文獻學斷了關係；我從「書籍」之中解放出來，我已經有好多年沒有讀書了——這是我時常對自己表示最大的恩惠！所謂埋藏了的，所謂不斷的必須傾聽另一自我之呼聲（——其實，那是指讀書！），那種最低下的自我，是緩慢的，恐懼的，可疑的甦醒過來——然而在最後，它又開始說起話來。當我在一生中患病最

厲害的時候，最痛苦的時候，我從來就沒有得過像那樣多的幸福：解釋這種「歸還自己」(Rueckkehr zu mir)是怎麼回事，最好在朝霞 (Morgenroethe)，或者是漂泊者和他的影子裡去找：一種最高的痊癒自身！……另外的只不過是一種導源而已。——

## 5

人類的，過於人類的是自己嚴刻訓練的記念碑，對於我所吸收來的「最上等的欺騙」，「理想主義」，「美的感情」，和其他女性的事物給予迅速的終結，一切要緊的各地地方，是在蘇林特 (Sorrent) 寫下來的；它得着它的結果它的最後的形式，是在一個巴塞耳的冬天，比蘇林特的環境更不順利。實在來講，當時巴塞爾大學的學生，傾向於我的蓋斯特 (Peter Gast) 君，負這本書的責任。我用綁帶把我疼痛的頭纏上，用口述，他筆記而且還予以校正，——實際他是真正的筆者，我祇不過是一位原作者。當我最後接着這本完整的書時，——對一位患重病的人，給一種驚奇——在我送給別人的同時，送給柏倫特二冊。由於偶然之中所含意義的不可想像，同一個時候，接到了派西福歌詞的一本美麗的書，帶有瓦格納對我「贈給我的親愛的朋友，菲德烈·尼采。教會評議員李蔭特，瓦格納」之獻語。——這二本書的交叉——對我恰好是兩隻劍相交接，沒有變響一聲？……只少我們兩人是這樣想；因此我們兩個人保持沈默。——那個柏倫特日報第一號是這個時候出版的：我知道，那正是對我已作了的那種事物，一個最好的時候。——不相信

！瓦格納變成了虔誠者。……

6

我那時候對自己是怎樣想的，我怎麼樣用恐懼的確實性，把握我的使命和在這種使命上的世界歷史的事物，關於這些個事情，這一本整個的書，而且在其中一種非常顯著的地方，供出來證據：我只是從我的本能狡猾性中，在那裏還躲避 [我(ich)] 的語句，並且這一次不是叔本華或是瓦格納，而是我的一位有名望的朋友雷博士(Paul Ree)，帶有一種爛爛的世界歷史的光榮。——很慶幸的他是那樣高尚，過於雅潔的名士……其他的人們，並不像那樣高雅；我在我的讀者之中所不希望的，例如，典型的德國教授，由於相信永遠根據把這本書整個的解釋作上等之現實主義的一點上，便能够明白。其實這本書對我的朋友有五六句相砥觸的地方：關於這件事希望參閱一下道德的系統學(Genealogie der Moral)一書的序言。——它的問題之一是：「論道德上之感情的起源 (ueber den ursprung der moralischen Empfindungen) 一書的著者，最大而最冷靜之思想家之一人(參閱：第一個背德者的尼采 Nietzsche, der erste Immoralist) 由於他敏銳而一刀兩斷的人類行爲之解剖，所達成的主要命題，究竟是什麼？「道德的人類比物質的人類更不接近超感覺的世界——因此沒有超感覺的世界……」這個命題在歷史的鐵鏈擊打之下，變成了堅硬和鋒銳(參閱：一切價值的轉變 Umwerthung aller Wertlie) 恐怕不久的將來能有一次——1890年！——在人類「非而上學之要求」的根本，對

---

斧頭給一個有用的機會，——那是人類的祝福，還是人類的詛咒，誰要那樣的說？但是，無論怎樣須作一個結果實的，同時還是可怕的，並且帶着用一切有偉大認識的那種二重的視覺去觀察世界的，以及最顯著結論的一個命題……



朝霞

(Mogenroethe)

以道德爲偏見的思想

## 1

我反對道德的遠征將與這一本書同時開始。這一本書並不帶有一點火藥的臭味：——如果人們在鼻孔裏具有一些敏銳性的話，在這裏便能感受到完全是另外一種的，而且更爲可愛的香味。既沒有重砲，又沒有山砲：這本書的作用也許是否定的，以手段來說也許不是那樣，從手段而來的作用好像是一種結論，並不像一挺重砲的發射。因且直到而今對於在道德的名義上的被尊敬以及受崇拜的一切事物，以一種恐懼的細心而與這冊書告別，這是當然的事情，我一點都不介意。至於在這整本書上，並沒有表現出來一個否定的字眼，沒有攻擊，沒有壞意，——這本書却好像在岩石之間的一匹海獸，躺臥在太陽之下，圓圓地安適地曬着太陽。這匹海獸，結果就是指我自己：這本書差不多任何一個命題，都是我單獨一個人在日內瓦附近的零亂岩石之間與海洋交換秘密所思想出來的，所滑落下來的。就是現在偶然拿起這本書來，差不多使我對各種命題成了從深的含蓄之中再引導出來某種不能相比之事物的頂點：牠整個皮膚顫動回憶之纖美的寒戰。這本書中的顯著技巧，乃是把輕輕地不發聲響地已經走過

去的事物，亦即在極短促的剎那捕捉中，我稱呼上帝為蜥蜴，這決不是非常小的技巧。——而且，並未帶有希臘青年神的殘酷性，只用簡單的槍械刺殺可憐的小蜥蜴，那不過用的是尖銳的東西，用的是寫字的筆……「雖然還沒有光輝，但是已經呈現了些許的朝霞」——這句印度格言，寫在這本書的封面裏。這本書的著者把那個清新的早晨，以及從開始到而今還沒有發現過的柔美地薔薇顏色，在以後——啊，一個新鮮日子的整個行列，整個世界！——應該再向何處找？是在一切價值的轉變上，在放棄道德的價值中，與直到現在被禁止的，被輕視的，被詛咒的一切事物上。這本肯定的書，把它的光它的愛它的柔和性注入到一切壞的事物中，那是對這些個事物再將「靈魂」，善的良心，生存的最高特權和權力取回來。道德並不是攻擊，只是不再到牠放在眼界裡……這本書用一個「或者」的字去結束——還是用一個「或者」的字，惟一結束的書籍……

## 2

我底使命起初注意到人類最高之自制的瞬間，所謂一個偉大的正午時刻，人類在那種瞬間的開始中去瞻前顧後，而且脫離偶然和牧師的支配，把「因為什麼？」「為着什麼？」的問題，整個放在那個位置上——，這個使命是從人類自身不按正當路子的洞察所發生的，——人類決不是被那種所謂上帝那樣的事物所支配，寧可說是在人類之最神聖的價值概念下，否定與腐敗的本能，頹廢的本能，從所謂主持暴力的識見中，在誘惑上必然發生的。因為這個緣故，關於道德

之價值的起源問題，我認爲是最要緊的問題。不論怎麼說那是導源於限制人類之未來的緣故。在根本上一切把握於手中之最善事物，一本聖經書要求人們去信仰在人類之運命上的神的指導和智慧的極端安心，如果把它譯成現實用語的話，由於那種可憐事物的真理，也就是人類直到而今把握在手上的最惡的事物，他們由於失敗者，由於狡猾的善於復仇者，由於所謂「聖徒」，由於像這樣的世界誹謗者和人類凌辱者所支配了的事物的真理，乃是限制他們產生的一種意志。帶有決定徵兆的牧師(陰險的牧師，其中也包括哲學家)所持的證據，不一定準在宗教的社會裡，而是成爲一個普通的支配者，並且以頹廢的道德，所謂滅亡的意志認爲是道德的本體，亦即到處將無條件的價值給予非個人主義者，把仇怨給予個人主義者。在這點上與我不一致的人，我認爲完全是傳染……但是整個世界都不與我一致……然而，生理學家痛痛快快的處理像那樣價值的對立。若是在有機體內最不重要的器官如果停止極輕微的牠的自己保存，牠的力的補充，所謂實行牠的確實的「利己主義」，全體便要立刻退化。生理學家希求割去那塊退化了的部份，他拒絕與退化了的一切發生連帶關係，因爲他憐憫牠，所以遠遠地離開牠。然而，牧師恰好喜歡全體的人類的退化……因爲這個緣故，他保存退化了的事物——他以這種事情爲代價而支配人類……那種虛偽的概念，補助道德概念的「靈魂」，「精神」，「自由意志」，「上帝」，如果在生理上不能使人類毀滅，此外還有什麼意思？……當人們不盡心竭力的自己保存身體的加強，也就是生命之力量的加強的時候，或者當人們去建築由萎黃病

而來的一種理想，從輕視肉體而來的「靈魂的福祉」的時候，除對癩廢症下藥之外，究竟還有什麼辦法？——重力的喪失，對於自然的本能抵抗，一言以蔽之曰「無私」——這就是從來稱之為道德的……我第一次用朝霞對捨棄自身的道德開始宣戰。

### 快樂的智識

(Die Froehliche Wissenschaft:

”la gaya scienza,,)

朝霞是一本肯定的著作，雖然深奧而在形式上却明顯美麗。那是真實的，在快樂的智識的最高階段上：這本書每一句幾乎都是深奧的，且富有高遠的精神，而令人高興的把這二種聯結在一起。有一節詩表示我在經驗上對於最可驚奇的正月予以感謝的——這本整個著作是它的禮物——足以表示從深邃的「智慧」中而顯現為快樂：

你用那發焰火的槍隻

擊打我心靈上的寒冰；

它怒吼着急速地消失到海裡，

在最高的希望上：

它時時光明，時時純潔，

自由潛藏在充滿愛心的宿命中——

頌讚它以你的驚異，

美麗的正月！

當它有一次看到查拉圖斯特拉第四部的末尾，如金剛石光輝般的美麗地第一個字的時候，誰能對於這裡所說的「最高希望」有所懷疑？——或者有一次他讀到第三部的最終，如花崗石般幾個句子，所謂對於一切時代在起初包括於形式之中的運命有所懷疑！——大部份在西西里（Sicilien）寫成的放浪王子之歌（Die Lieder des prinzen Vogelfrei），非常明顯的令我想起快樂的智識之布勞溫撒路的（Provencalischen）概念，想起那歌者，騎士與自由精神的聯合，使布勞溫撒路地方之奇異地初期文化，從一切曖昧的文化裡區別出來；特別是最末後的詩吹向密斯特爾（Ausden Mistral）是一首充滿舞意的歌，請原諒，在那裡道德被自由所踐踏，完全是一種布勞溫撒路主義。——

查拉圖斯特拉如此說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為一切人但亦不為任何一人的書

從現在起我敘述查拉圖斯特拉的歷史。這本著作的基本概念，在一切可能範圍內最高肯定形式的永遠輪迴思想——，是一八八一年八月的事情：那是在一頁紙上用所謂「人類與時間之六千尺的彼岸」的題目所寫出來的。我在這一天沿濟西路維布拉那（Silvaplana）湖的岸邊走過森林；距離蘇

路雷 (Surlej) 不遠聳立着一個像金字塔一樣的大岩石傍邊我停住了腳。在那裡這種思想降臨到我的身上。——從這一天起，如果回溯到二三個月以前，那好像是一種預兆，我的趣味，特別是音樂的趣味，突然之間分出來極深而截然不同的變化。查拉圖斯特拉的全部，恐怕要算是一種音樂；——的確，是一種在聽覺藝術上的更生，對於他是一種預備的條件。我在離維深撒 (Vicenza) 不遠的小山中的萊高樂 (Recoaro) 溫泉渡過了一八八一年的春天，我同一位與我一樣的「更生者」的大作曲家蓋斯特 (Peter Gast) 友人共同發現了起死回生鳥 (Phoenix) 音樂，這是從來就沒有見過的，帶着輕輕而又光輝的翅膀，飛過我們的身旁。相反的，我從這一天起往前計算，直到一八八三年二月，突然間在隱隱情況之下的分娩為止——在序言中引用了那最後部分的二三個語句，正是瓦格納在維尼斯 (Venedig) 完成神聖之死的時候——恰好是懷妊十八個月的結果。這種恰好是十八個月的數目，至少在佛學徒中表示我實在是一個牝象的思想。帶有相近於某種不可相比的一百種徵兆的快樂的智識，是那個中間時期的產物，事實上，這是表示查拉圖斯特拉的開始，在第四卷從最後算起的第二章，表示查拉圖斯特拉的根本思想。——與這種情形相同的二年前，福里斯 (E.W.-Fritsch) 在萊比錫出過一篇生命讚歌 (Hymnus auf das Leben) 的樂譜 (是用作合唱與管絃樂合奏的)，也是這個中間時期的產物，這是由於我底悲劇的熱情，尤其是表示非常激烈的肯定的激越飛揚的調子，乃是在我內心中的這一年的狀態，也許不是一種沒有意義的一種徵兆。今後的人們

無論在什麼時候如果想起我來便要唱一唱這支歌。——原歌詞就因為散佈着誤會，如予以特殊的注意，就可以知道並不是我寫的：那是在當時我所交的女友一位年紀青青的俄國女人撒落梅 (Lou von Salome) 小姐之值得驚奇的靈感。凡是能把握住這首詩最末詞句之意義的人，一想便可得知我為什麼選它，讚美它：這些個詞句帶有偉大性。苦痛不能認為是對人生的抗議：你沒有給我留下幸福，好！你仍舊有你的苦痛……

大概我底音樂在這一點上也帶有偉大性 (oboe最末譜子的c字，是cis排版之誤)。——下一個冬天，我居住在夏瓦里 (Chiavari) 和費諾 (Porto fino) 的海峽交錯之間，離日內瓦不遠的那個風景可愛而清靜的巴拉羅 (Rapallo) 灣。我非常不健康；那個冬天不但冷而且格外多雨；在那地方借住的小宿舍，因為直接面着海，一到夜裡，海浪之聲妨碍不得安眠，差不多從任何一點來說，使我產生一種想不到的嫉恨。不僅是那樣，而且一切決定下的事情，好像証明了「不僅是那樣」的自己的信條，在這樣子的冬天，這種不順利的情形下，成立我的查拉圖斯特拉。……在上午我向着南方經過松樹林的旁邊，遠望無邊際的海洋，登上土坡的華麗街道，往肇加栗 (Zoagli) 去；下午只要健康能夠允許，便時常從撒塔·馬爾蓋里達 (Santa Margherita) 到後面的費諾繞一繞整個的海灣。這個地方和這種風景，因為皇帝菲特烈三世 (Friedrich der Dritte) 對它非常感覺喜歡的緣故，使我的心更感覺親近；當他一八八六年的秋天最後一次來訪這個狹小而被忘了的幸福世界的時候，我偶然間又回到這個海岸來

。——這兩條道，查拉圖斯特拉整個的第一部，尤其是典型查拉圖斯特拉的本身，擊動起我的念頭：再正確一點說，侵入我的身上來……

## 2

如果要了解這種典型是什麼，必須先把它的生理前提弄清楚：那乃是我把它叫做偉大健康的。我知道不能比我已經寫過的快樂的智識第五篇最後一章付一種更好的解釋，我自己都認為作不到。「我輩新人物，沒有名字的，不好理解的，——在那裡所說過的——，我們還沒有被證明出來的早生子，我們為達到新的目的，便需要新的手段，也就是新的健康，需要比從來一切的健康更堅強的，更機警的，更黏着的，更胆大的，更快樂的健康。體驗整個範圍的從來的價值和願望，並且渴望航行這個理想的「地中海」之整個海岸的那種靈魂的人，從他自己深經驗的冒險上，必須知道他將如何去感覺拿出勇氣作一個理想的征服者與發現者，同時成為藝術家，聖徒，立法者，聖人，學者，虔信者，舊式上帝的隱者：雖然是這些種，可是人們只需要比任何事物都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必須先要有一個偉大的健康——只是有這些種還不算够，又必須不斷的去取得，而且還不能不去取得，因為幾次幾番的把它犧牲，而且還不能不犧牲……並且現在我們所謂我們理想的阿爾克船（Argonanteu）水手，幾次遇難，蒙受損害，然而像上邊所說一般認為最好的健康，危險的健康，時常反復的健康，直到很長的時間已擺在這條道路上之後，——那似乎像是我們的苦痛變成了報酬，好像是我



們看到了在我們以前從來就沒有一個人見過的那種未被人發現的國土之疆界，所謂一塊國土彷彿浮現在從來一切理想的國土和地隅的彼岸上，一個世界像這樣的瀰漫着美麗地，奇怪地，可疑地，恐懼地，上帝的事物，因此我們的所有慾，和我們的好奇心，陷入於一種極端的興奮之中。——唉，我們再也不能有什麼事物使我們滿足！……我們像這樣的眺望之後，使我們在知識和良心上，抱着一種像如此般地緊迫地飢餓，我們將怎樣再使現在的人類得以滿足？那雖然是太壞的事情，然而我們祇用一種不正當的態度去賺他們最有價值的目的和希望，那可說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也許再也沒有第二個機會去賺視他們……一種另外的理想，一種奇怪的，誘惑的，危險的理想，走到我的面前來，因為我們誰也不輕易把這種權利讓給它，我們誰也不去勸說這種理想，那是直到而今沒有用意的自然而然的所謂神聖的，善良的，純潔的，上帝的一切事物，換句話說，從氾濫的豐滿性和威力性而來的一種玩弄着的精神理想；對於這種精神，民衆當然要解釋作最高價值標準的基礎，危險，崩壞，墮落，或者只是休養，盲目，一時的自己忘記的事物。人類之超人的幸福和善意的理想，例如好像把它的最真誠而非本意的遊戲詩，安放到那種從來在現世上一切嚴肅性的旁邊，安放到從來一切在容貌，語言，音調，眼色，道德和使命上的莊嚴性旁邊，像這樣的幸福和善意的理想，常常也許被當作完全不是人類的——不僅是這樣，與這種理想的同時也許要開始發生偉大的真實性，然後方能把原來的疑問號加上去，改變靈魂的運命，轉動時計的指針，悲劇開始了……」。

## 3

在這個十九世紀末，誰具有把強壯時代的詩人稱作靈感（Inspiration）的明瞭概念？如果以前就未曾有過的話，我便可以把它敘述一下。——如果人們在自身之中，帶有非常少的迷信的渣滓，其實並不能捨棄，只不過是優越力量的化身，祇是吹管，祇是媒介的觀念。突然用嘴都不能述說的確實性和精妙性，把某人從深處搖動或者被顛覆的某種事物，只不過是敘述事實，只不過是用眼看耳聽之意義上的啓示概念。人們能聽，而不能找；人們能取得，而不知道是誰給他的；只是如電光的一種思想，利用必然性的，沒有躊躇的形式發閃閃的光輝——我一次都沒有選擇過。那種可怕的緊張狀態，往往變成淚潮般地流出來，它的步調於不知不覺中有時是狂奔的，有時是緩慢的一種狂喜，好像突然間從頭上往下倒以冷水，在腳尖上感覺無數微細的戰慄，而且非常清楚的把這種意識成一種完全無我的狀態；最痛苦而最悲傷的事物反而成爲被阻止的事物被要求的事物，並且成爲在光明汎濫之中一種必然的色彩，這是一種深切的幸福感覺，本能變成節奏的狀態，由於形式而大加擴張廣大的空間——對於長，廣，濶的節奏要求，差不多是靈感力量的標尺，對於那種壓力和緊張的一種調節……一切好像是極端的非自由意志似的，而且恰好像是在自由之感情的，沒有限制存在的，力量的，神聖的狂瀉之中……這種形像的，也就是比喻的，非自由意志的性質，是最值得注意的；人們早就沒有形像和比喻的概念了，一切都成爲直接的，最正確的，最單純的了。如

果要用查拉圖斯特拉的語句去回憶的話，那實在好像是接近到事物的本身，自己往前去做比喻的工作似的（——，在這裡一切的事物，來撫愛你的言詞，而且對你獻媚：因此他們要騎在你的背上。在各種比喻上，你在這裡乘騎各種真理。在這裡一切存在的語句的箱子，爲着你跳躍出來。一切存在都希望在這裡變成語句，一切生成希望學你所說的話——）。這是我從靈感而來的經驗，爲了找出來對我說「我的經驗也是那樣」的人，我一點都不懷疑的，不能不回溯到幾千年的往昔。——

## 4

兩個禮拜以後，我病倒在日內瓦。最後接踵而來的是一個在羅馬（Rom）憂鬱而不暢快的春天，——我甘心接受那地方的生活，想起來那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對查拉圖斯特拉詩人最不合適的土地，而且它也不是由於我的自由意志所選擇出來的這個地方，實在使我出乎意料的不愉快；我設法離開，——我打算去阿剌拉（Aquila），這地方正由於與羅馬之概念的相對立，所謂對羅馬從敵意裡而建設的地方，過早我也要建設與這個相同的一塊地方，——那不必說，爲了紀念一位無神論者和教會的敵人，而且更紀念與我有密切關係的厚恩斯多芬（Hohenstaufen）王家的皇帝非特烈二世。不僅是那樣，也許是宿命：我不能不再回去。我直到疲乏時爲止白費力氣搜索反基督教的區域，結果畢阿柴，巴路爾背里尼（Piazza Barberini）使我得到滿足。我祇在可能的範圍，爲了躲避不愜快的臭氣，自己到魁麗那雷（del

Quirinale) 宮殿去打聽，恐怕並未給哲學家預備下安靜的房間。——現在所談到的這個高高的畢阿柴 (Piazza)，在可以鳥瞰羅馬而又能在遙遠的下方聽噴泉之送音的一間屋子，寫下那支最寂靜的夜之歌 (Nachtlied)；在這個時候很難說出來在我的周圍不絕往返之憂鬱的音律，在那種音律的複唱詞裡，我又找出來一句「永生之死」的話，……在夏天，查拉圖斯特拉最初的閃光，回到映照我的神聖的地方來，我獲得了查拉圖斯特拉的第二部。有十天的功夫足夠；我不論在第一部，第三部，或者是最後一部，也不論是什麼情形，都不需要更多的時間。在冬天，處於尼斯 (Nizza) 的風和日麗的青空下，我獲得了查拉圖斯特拉第三部——而且把它完成了。整個的一本書，如果計算一下，還不够一年。尼斯地方隱藏着許多的丘陵地帶，由於不能忘掉的剎那之間，對我變成了神聖。用新表和舊表 (Von alten und neuen Tafeln) 為題目的那個最重要的部分，是在由車站到慕阿人 (maurischen) 所建造的耶撒 (Eza) 岩石城最難往上走的途中作出來的詩，——當我流出來最豐富的創造力的時候，筋肉的清快，常常是很烈害的。肉體生氣鼓舞，我們把靈魂扔在一邊……人們能時常看到我在跳着舞，在那時，我連一點疲勞的概念都沒有，並且能在七八個鐘頭走到山上去。我睡得很好，我笑口常開——，我已經完全是一個精神旺盛而富於忍受的人了。

## 5

除去這十日間的工作，年年不斷的，特別是作完查拉圖

斯特拉以後的幾年，陷於一種出於常情之外的困苦狀態。人們爲了永生不死，須付出更高的代價：人們爲了永生不死，在生活的日子裡曾經死了許多次。——有的時候，我把這稱作偉大的怨恨。一切偉大的事物，不論是工作，不論是行爲，一旦完成，立時對完成那種事物的人給以報復。而且完成那種事物的人，爲了完成那種事物，忽然間變成衰弱無力，——他已經不能忍受他的行爲，他已經不再去兼顧行爲的臉面。把人們永遠得不到所希望的某種事物和人類運命的陰謀所打結的某種事物，放在自己的背後——而且從現在起，把它擔負在自己的身上！……它幾乎把人壓碎……偉大的怨恨！——另外一方面是在人們的周圍，聽見了可怕的寂寞。孤獨帶有七重皮膚；什麼東西都不能再穿過去。人們來到人間，向朋友問候：只是新的荒野，所得的是冷眼相還。最好是予以反抗。在非常不同的情形上，而且由那種將要站在我旁邊的一切事物裡，我經驗這種反抗，那好像突然注意一種距離或者是並沒有嚴重的傷人一樣，——這些種高貴天性的人，如果不曉得禮法，那他們便不能生存，這是很少有的。——第三種是對一點的刺激，皮膚上就能意會到的敏感性，這是在一切微小的事物前之一種無助的感覺。作爲前提的一切創造的行爲，從自己的本性而來的，從最內在而來的，從最深處的底部而來之一切行爲的防禦能力；我認爲這是一切防禦能力，一當牠那樣便立時停止，這些種能力，不再有活力流出來。——我更敢說出來，人們消化的不良，起居感覺倦怠，對於冷酷的感情和猜疑，完全導源於未加防備，——這不過是在多種情形上的病理缺陷。由於更溫雅，更如人類之親切

感情的回歸，有一次我曾經到過隊這種狀態之中，當我還沒有聽見它之前，感覺接近一種牝牛之群：牠們以溫熱傳給我  
.....

## 6

這本著作從頭到尾佔有獨特的地位。讓我把著者丟在一旁：恐怕此外不論什麼事物從力之充溢中再也沒有與這個相同的。我之所謂「狄奧尼索士的」，在這裏乃是表示最高行為的；由於這一點來看，其他一切人們的作為，都顯現着貧困與被限定。就是歌德和莎士比亞在一瞬之間，也不能呼吸着這種可怕的熱情和高高在上的處所，就是以但丁（Dante）與查拉圖斯特拉相比，只不過是一位信者，而且也不是一個最初的真理的創造者，一個支配世界的精神，一種運命——，吠陀（Veda）的詩人是牧師，並不配給查拉圖斯特拉解鞋扣子，那是一切事物中的最小的事情，以距離來講，以這個作品所藏有的碧色寂寞性來講，並未給予什麼概念。查拉圖斯特拉永遠有說「我在我的周圍畫一個圈同時畫神聖的限界，越高的山與我同登的人越少，——由於這座越將成為神聖的山，我建造一條山脈」的權利。就是把一切偉大靈魂的才能和善良的計算合為一體：將所有的放在一起，恐怕也製造不出來像查拉圖斯特拉的這種說法。他的上昇與下降的梯子是可怕的；他比任何人都更能觀看，更有欲望，更能作為。還重在一切精神中肯定的事物，他每一句話都帶有矛盾；在其中一切相反對的事物去與一種新的一元相結合。人性最高的力和最低的力，所謂最甜美的，

最輕率的，最可怕的事。乃是從永生之確實性的一元的泉源裏奔流出來。人們直到而今還不知道什麼是崇高，什麼是深邃；而且更不知道什麼是真理。在這種真理的啓示中，並沒有一瞬間未曾由某位偉人之推測，乃是在很早以前就捕捉過的。在查拉圖斯特拉以前就沒有智慧，就沒有靈魂的探求，就沒有說話的藝術；近於身旁的一切最日常生活的事物，在這裏講述前世所未曾有過的事物。語句震動熱情，雄辯變成音樂；閃電向從來沒有推測過的未來去投射。直到如今以最強烈的比喻所造出來的力量與這種具象性之自然的言語復歸相比較，是貧弱的，是兒戲的。——而且，查拉圖斯特拉將怎樣的來到地上與萬人講最親熱的話！他自己將怎樣的與他的僧侶仇敵以柔軟的手去交握，並且爲着他們而與他們共苦悲！——在這裏的每一刹那皆克服人類，在這裏「超人」的概念成爲了最高的現實，——直到如今被人類所稱爲那種偉大的一切，在毫無邊際的遠方，橫臥在他們之下。日暖風和，輕快的步伐，惡意和驕傲的普遍存在，以及對於在典型的查拉圖斯特拉之外的一切典型的事物，在偉大性上所不可缺的本質之事物，直到如今從未夢想過。查拉圖斯特拉由於在如此種純正空間的寬廣性上，在向反對事物之處去接近上，宛如感覺自己在一切存在者中是最高的一種；而且當他聽到將怎麼把這個最高的種類予以定義的時候，人們便斷絕與他相比擬之念。

»——有最長的梯子而便能深深下降的靈魂，漫無邊際的，能使本身驅走，迷惑，且彷徨的慢廣濶的靈魂。

快樂地投身於偶然之中的必然的靈魂，向生成之中去存

在的靈魂，達到意欲和渴望的領有的靈魂 ——

自己逃避自己，在最廣闊的範圍中又自己追趕自己的靈魂，愚妄以甜言去解勸的最賢明的靈魂，

在一切的事物中持有主流，倒流，滿潮，落潮的最愛自己的靈魂——《

然而這是狄奧尼索士自己的概念。——我們再換一個方法來說。在查拉圖斯特拉典型上的心理學的問題中，對於直到如今人們稱作「是」的一切，在從來就沒有聽見過的調子上，便稱作「非」，作為「非」，不但如此，以否定為反對的精神，那種担負最重運命的事物和任務的宿命，將如何去處理，不但如此，最輕快而又最超越的精神，將如何去處理——查拉圖斯特拉是一位舞蹈家——；對於現實持有最強硬而最可怖的洞察的人，認為「最淵深之思想」的將如何去處理，不但如此，在其中對於存在，或者是對於永遠輪迴的存在，並找不出來有何種的對立，——到不如這樣說，對於一切的事物之永遠的本身，能看出來所謂「巨大無限的諾言和阿們」的根據……「祝福於自己肯定的語言，將這些個運送到所有的深淵之中」……可是，這還是狄奧尼索士的概念。

## 7

像這樣的精神當他自己獨自敘說的時候，究竟說的是什麼話語？那是狄奧尼索士讚歌的話。我是狄奧尼索士讚歌的發明者。在日出之前（第三篇，第十八節），請聽，查拉圖斯特拉自己如何去敘說：一種如此綠玉的幸福，一種如此上



帝的愛情之深，在我的面前還沒有任何種的辯論。就是所謂像這樣的狄奧尼索士之最深的憂鬱，還變成了狄奧尼索士的讚歌；我取夜之歌爲例，——由於光和力的過度充溢，由於那種太陽的本性，宣告了不能去愛地永遠不滅地愁訴。

»夜來臨：現在一切狂噴的泉源，高聲暢談。我的魂也是狂噴之泉。

夜來臨：現在一切愛戀之人的歌唱開始醒覺。我的魂也是愛戀之人的歌唱。在我內心裏一種不滿足的事物，難以停止的事物，願舉高聲音。在我內心裏求愛的熱望，自己講述愛的話語。

我是光亮：啊，我成爲了黑夜！可是我被光亮所圍繞，這乃是我的寂寞。

啊，我宛如黑暗與午夜！我將用怎樣的切盼去吸取光亮之胸前的乳汁！

你們閃爍的小星，天上的螢火，而我還願向你們祝福！——並且享受你的光明，願望自己獲得幸福。

然而我生存在我獨自的光亮中，我把從我自身所發出來的火焰，再吸於我自身之上。

我不曉得受取者的幸福；同時我時常夢想偷盜較受取還來得幸福。

我的手就因爲向外施與而無暇休息，這是我的貧苦；我以期待的眼光去眺望，眺望光輝地憧憬地深夜，這是我的嫉妬。

啊，一切給與者底禍害！啊，我底太陽的陰暗！啊，求渴望的渴望！啊，飽食的貪婪！

他們由我而受取；可是我還接觸他們的靈魂？在受取和給與之間有一條溝渠；水的溝渠到最末後必須架橋樑一道。

從我的美麗中生長一種飢餓，我苦惱於照耀我的事物，我願望搶劫我的贈與——這乃是我飢於陰險。

當他們很快的伸出手來，手又縮回去；好像瀑布般的在下落的刹那而又躊躇：這乃是我飢於陰險。

我底充實企圖如此的復仇，從我底寂寞中流出來如此的詭計。

我底給與的幸福，喪失於給與，我的德性由於它的過剩而使它自己疲倦！

時常付與給與之人的危險，乃是他不顧羞恥；時常予以分配之人，因專心分配，手與心便發生胼胝。

我的眼在乞求之人的羞恥之前，已不再落淚一滴，感覺充滿戰慄的雙手，更變成堅硬。

我眼上的淚，我心中的軟毛已經何處去？一切給與之人的孤獨！啊，一切照耀之人的沉默！

夥多的太陽運行於荒寥無際的空間：一切黑暗的事物，以他們的光明去敘述——他們對我不發一言。

啊，這是對照耀之人的光的敵意：那只是冷酷地迴轉他自己的軌道。

對燦爛光輝地事物，不要衷心公平，對太陽寒凜——如此迴轉每個太陽。

有如暴風雨的太陽，運行它的軌道。它們遵從它們的不屈不撓地意志，這乃是它的冷酷。

啊，你們黑暗的事物！你們好像深夜的事物！最初帶走照耀之人的溫熱地是你們！啊，你們是第一個從光明的乳房吸飲爽神的乳汁！

啊，寒冰圍繞我身，我的手掌由堅凍的事物而烤傷！  
啊，由憧憬你們的渴望，我渴望於衷。

夜來臨：啊，我不能不變作光亮！而對夜渴望！或者是寂寞！

夜來臨：宛如源泉的憧憬，從自身之衷心處湧出，——我願望交談。

夜來臨：一切愛戀之人的歌唱，今已醒覺。我的魂，也是愛戀之人的歌唱。——《

## 8

像如此般的事物，從來就未曾做過，未曾感受過，未曾苦惱過：上帝，狄奧尼索士曾經如此苦惱。在光亮之中回答如此的太陽之孤獨的讚歌，也許是阿利阿多娜 (Ariadne) ……除我以外，誰知道阿利阿多娜是什麼東西！……關於如此種類繁多的一切啞謎，直到而今誰都沒有解釋過，我懷疑着在這裡也許有某個人看見過像這一種的謎語。——齊拉圖斯持拉有一次嚴格的規定他的——那也就是我的——使命。他把一切過去的事物，不論是對的，不論是救濟的，都予以肯定。

»我往來於人類中，好比往來於未來的片斷中：我觀察那種未來。

而且，那種斷片，謎語，把所謂可恐怖地偶然地事物縮

成一團，這是我一切的作成和努力。

同時，假如人們不能成爲詩人，解謎者，偶然的救濟者，那我又如何能好々的作人？

救濟過去的事物，將一切「已成爲」改變作「我願意它這樣！」——這我管它叫作最初的救濟。《

在另外的地方，在可能範圍內，嚴格的只把那一個人是怎麼樣的「人」予以定義，——人類既沒有愛，更沒有同情的對象——查拉圖斯特拉對人類以最大的嫌惡去支配：人們對他認爲是彫刻家所需要的一種無形物，一塊素材，一塊醜石。

》不再願欲，不再評價，不再創造：啊，我把這種最大的疲倦拋置於遠處！

就是在認識上，我只感覺自己的意志能力，生殖和生成的喜悅，而且我這種認識所以能如此赤誠的原因，乃是其中的生殖的意志。

這種意志把我從上帝和神仙們的旁推側出來！如果神仙們存在，他們究竟能作些什麼？

但是這種熱烈的創造意志，使我不斷的趨向於自新之道；如我的鐵槌轉向到岩石的身上。

啊，你們人類！在岩石之中，爲我熟睡着一個影像，一切影像的影像皆在睡眠！啊，那就是所謂必須在堅硬而難看的岩石中睡眠。

而今我的鐵錘狂暴地對着它的牢獄激怒。從岩石中飛奔出來的破片：那塊東西與我有關！

我要把它完成，一支影子向我而來，——一切事物之中

，最寂靜，最輕快的事物都將向我而來！

超人的美，宛如影像般的向我走近：現在還有什麼與我有關——神仙們………《

在上面畫以黑線的語句，是它的着眼點，我極端的強調着。鐵錘的堅硬，在破壞之時的喜悅，這都屬於決定狄奧尼索士的前提的任務，「必須堅硬！」的命令，也就是一切創造者對所謂堅硬地最深地確實性，即是狄奧尼索士天性獨有的特徵。——

## 善惡的彼岸

(Jenseits von Gut und Boese)

### 未來哲學的前奏曲

#### 1

我這幾年的工作，在可能範圍內清々楚々地被指示出來。現在我一生工作的肯定部份既然算是得到了，那麼跟着便輪到否定的部份，那是對字面和行爲雙方都否認的：——一切往昔價值的轉變，大戰，——最後審判日的召喚。現在我必須慢々地喚醒我同輩的人們，因為那些强有力的，要在破壞的工作上幫助我。從此以後，我的寫作是如此的多餌：也許我和任何別人一樣精熟于釣魚？假如要捉不到，它的過失並不在我，而是那兒根本沒有魚………

## 2

在一切的要點上，這本著作（1886）是一個現代的評判，包括現代科學，現代藝術，就連現代政治，都給予一些指示，對於那一種有點盡可能像現代人那種高貴地肯定樣子的相對型。在後者的意義上，這本著作是一個紳士的學校（*Schule des gentilhomme*）——這個名詞在解釋作一個更精神和激進的意思。人們單爲了支持身體，就不應後有恐懼，在身體中就必須把勇氣加進去。……在這自誇時代中的一切事物，對這種典型認爲是矛盾的，頗有近於非禮的感覺，例如有名望的「客觀性」，對一切受苦者的同情，屈從他人的趣味，在瑣碎事前鞠躬盡瘁的「歷史感」，「科學的態度」——人們如果認爲這本書是隨着奎拉圖斯特拉之後而來的，也許很自然的推測出來這本書是借養生法的光而構成的。由於一種可怕的強制向遠方看已經習慣了的雙目——奎拉圖斯特拉較比凱撒（*Czar*）所觀看的來得更遠——，在這裡，將近於身旁的時代和環繞於我們周圍的，把它們強而銳力的捏在一起。

人們在所有的片斷之中，特別是在形式之中——從實現奎拉圖斯特拉的本能裡，能看到同一樣的特意的轉向。在形式中，在意向中，在沉默的技巧中，能看着顯著的狡猾性，心理學被使用作自白的冷酷性和殘忍性，——在這本書上，就沒有一句好一點的人話……一切都在休養：結果誰能猜測着像那樣浪費溫情的奎拉圖斯特拉需要怎麼一種休養？……以神學來說——請聽！我以神學家的資格來發言是

少有的——那一天當工作完了的時候，裝作蛇的姿態臥身於智慧的樹下，這乃是上帝的本身：他們因此用上帝的名休養自己……他們把一切的事物創造得更美麗……魔鬼不過是每隔七天的上帝的遊惰……

## 道德系統學

### (Genealogie der Moral)

#### 一篇駁論

構成這本系統學的三篇論文，從表現，意向，奇襲的戰術各方面來說，直到而今也許在所寫下來的作品中最沒有意義的。人們都知道，狄奧尼索士也是黑暗的上帝。——不論那次的開始，都以冷酷的，科學的，乏味的，故意向前的，故意退縮的去迷惑人。漸次增加不安；一黑一暗的閃光；從遠方以鈍笨的呻吟聲所聽到的不愉快的真理；——於是一切以可懼的緊張性趨於向前進行的猛烈地步調。結果，在一切可怕的調子之外，一種新的真理從密々の雲彩中透露出來。——第一篇論文的真理，是基督教的心理學：那並不是從平常信仰的「精靈」中產生的，是從基督教的精神怨恨中產生的——由它的本質來看是反對運動的，所謂對高貴價值之支配的重大叛亂。第二篇論文，明示良心的心理學：那並不是像平常所信仰的「在人羣中的神的呼聲」，——那是在已經使自己不能向外爆發之後，改變自己內部的殘忍性的本能。這還是第一次把最古而又最不能輕視之文化地盤的殘忍性：

給一種明確的指示。第三篇論文明示禁欲之理想的答覆，所謂僧侶理想之巨大的力，對究竟是從何處起源的問題，不必說，像這些事物，特別是有害的理想，滅亡的意志，頹廢的本能，都給以答覆。回答——如一般人所相信的上帝在牧師的背後的事，並不祇是那樣的，而是因為在牠之外再也沒有更好的事物，——所以就把這件事情一直到現在當作惟一的理想，另外沒有一個人去和它競爭。「並非是人類沒有欲望，乃是使人沒有欲望」……在一切事物之先缺少反對理想——一直到查拉圖斯特拉出生。——你們都了解了我。一切價值的轉變是給一位心理學家的三種決定的準備工作。——這本書即是在最初含有牧師的心理學的。

## 偶像的黃昏

(Goetzen – Daemmerung)

人們將怎樣利用鐵鏈研討哲學

### 1

這本著作還不足一百五十頁，好像一位嘻笑的魔鬼玩弄快活的與宿命的調子——，並沒有來得及計算數目，只用幾天的工夫，我就把它寫完了，在所有的著作中算是例外的：再也沒有像這樣更實實豐富的，更獨立的，更顛覆的，——更惡意的。如果在我以前的一切事物，關於怎樣能使之倒立着的問題求得一種簡單的了解，人們最好先由這本書裡去找。在書面上標記着「偶像」之字樣的，那完全不過是些令



之爲真理的事物。偶然的黃昏——用極粗野的話來說，舊有的真理將近壽終正寢……

## 2

現實的事“和理想的事物，在這本書中接觸不着的連一個都沒有（——所謂接觸：那該是多麼意深詞藻的語句！……）不僅是永遠的偶像，而且還是年青的，一直老衰下去的偶像。例如「現代的觀念」。一陣強烈的暴風，吹進樹林之中，果實被颺落到處——真理。在這本書中藏有豐饒之秋的浪費：人們擠破真理，人們踏死多少真理，——更多的……然而，你們接受到手中的事物，已經不再是疑惑的了，那是決定的事物。我開始將「真理」的尺度，置放在掌中，我能開始決定了。好像能在我的內心中發生第二個意識，或者好像「意志」在我的內心中迄今走向下坡的道上時所點的蠟燭之光……這條下坡的道——人們把它叫做向「真理」去的道路……一切「黑暗的衝動」告終，善良的人們現在還很少能意識到正當的路途……說句老實話，在我以前不論誰都不知道正當的路途在那裡，也就是向上之道。如此從我這開始再付與希望，再付與使命，決定文化的大路——我是那件事情的快樂使者……我的使命正因爲這一點。

## 3

前邊所敘述的那本著作完成之後，一天都沒有耽誤的着手於我底「價值轉變」的巨大使命，我以任何事物都比不上

的高的自誇，不論那一個刹那都相信自己的不滅，而且以運命的確實性，在青色的銅板上彫刻每種記號。序言是一八八八年九月三日寫完的。把它寫完之後的早晨，在我向戶外出去的時候，看見了在我眼前從來就沒有見過的上英加丁土地之華美地日出——那裡邊包藏着透明地而且還是色彩燃燒着地日出，寒冰和南方之間對立着的一切中心點。與抑制洪水氾濫一樣，我直到九月二十日才離開西路維布拉那，歸終我祇以作客異鄉之人的身份，爲了感謝這塊奇異的土地，贈送以永垂不朽的名字。夜入深更，在洪水氾濫的寇毛(Como)城，伴着種々生命危險的旅行之後，我在二十一日午後，我便去到我所指定的那個最後住處的杜林。我在這個春天，我又找到與以前同一樣的住處阿路伯特(Carlo Albert)街第三區六號，正對着生伊瑪奴哀(V. Emanuele)的宏大的加里尼雅諾(Carignano)宮，一直能看到與阿路伯特空場相對着的邱陵地帶。一點都不遲延，一點時光都認爲可惜的，我一心不亂的再開始工作起來：那不過只拋掉作品的四分之一。九月三十日的偉大勝利；第七天；泡(Po)河河畔的一位上帝的安適。我就在那一天，還寫了偶像之黃昏的序言，我在九月的休養期中，才看到印刷校對的真樣。——我從來就沒有經驗過像那樣的秋天，而且還未曾想過像那樣的事情是否在地球上是不可能的，——那恰好像把勞琳(C. Lorraïn)的畫想像作無限的一樣，在未來的時光中，將如之何才能在不知不覺中使之同樣的完美無缺。——

## 瓦格納事件

## (Der Fall Wagner)

## 一位音樂家的問題

## 1

爲着純正的了解這本著作，人們就不能不忍受像裂口的瘡傷一樣的音樂運命。我在忍受音樂運命的時候，我忍受的是什麼！我所忍受的乃是音樂的世界讚美，乃是失去了肯定的性格，——那是頹廢的音樂而不再是狄奧尼索士的口笛……因此人們把音樂當作自己的事情，感覺好像是他自己受苦難的歷史一樣，人們在這本書中可找到富於思慮和格外的優美。在像那種的情形上，快活的，而且純真的嘲笑自身——所謂述叙真理 (Verum dicere) 完全被認作是冷酷的時候，那就是叙述微笑和嚴肅 (Videndo, dicere severum)——是人情之常。我把我當作老練的砲手，對瓦格納列置重砲，這件事情誰能懷疑！——我又把自己要作的這件事情一切予以決定，——我愛過瓦格納。最後，在我的使命之意義和路程上，攻擊一位極敏感的「不知者」，他人是不容易猜測的——啊，我是音樂的卡里姚斯多羅 (Cagliostro) ——我還不能不暴露其他一切的「不知者們」——不必說比那個更精神的事物，越發的懶惰，越發的變成本能貧弱，正直的德國國民，以可羨慕的食慾不斷的食相反對的事物，而且把那種

與科學態度相同的「信仰」與反猶太主義相同的「基督的博愛」，以及與權力（帝國）意志相同的下流人物的福音，好像不能患消化不良症的嚥下去……在敵對事物之間無黨無派的！健胃劑的中立與「無我」！在一切事物上付給同等的權利，把一切的事物認為是美味的，——德國人嘴上的正義感……一點疑惑都沒有，德國人是理想主義者……在我最末一次訪問德國的時候，我可以勉強的承認德國人的趣味，乃是與瓦格納和沙慶金（Saekkingen）的奏樂師具有同等的權利 我在萊比錫親眼的看見了為着向最真誠而又非常德國味的——所謂德國味的，在往昔決不單指德意志帝國的意思——一位音樂家修茲（Heinrich Schuetz）表示敬意，以養成狡猾的（Hstik）教會音樂和普及為目的，創立了李斯特協會（Listzt-verein）……一點疑惑都沒有，德國人是理想主義者，……

## 2

但是，現在我在這裡一點都不顧忌的向德國人說一說非常露骨而且非常堅實的二三點真理：我要不去做誰能去做？——我說說他們在歷史之事物上的淫蕩性。德國的史學家他們完全缺乏對文化的進展和文化價值的偉大眼光，他們不僅是聚攏在一起的政治（也就是教會的）的傀儡，事實上，把那種偉大眼光的本身給驅逐出去。它的先決問題，認為我們在一起初必須是德國的，民族的，如此才能在歷史的事物上開始決定一切的價值和無價值……「德國的」是一種論證，「德國，德國高於一切」是一種主義，日耳曼民族

在歷史上是「道德律」的；羅馬帝國比較起來是自由的代表者，第十八世紀比較起來是道德的，「無上律令（Kategorischen Imperativs）」的恢復者……留下了日耳曼帝國史的記載痕跡，我最怕編纂反對猶太史的事物，——宮廷的歷史還存在着，可是封，特萊奇克先生自己以此爲羞恥……最近對於歷史上之事物的痴人判斷，可喜的是那位已經作了古人的修瓦本人美學家費舍（Vischer）的一個命題，一種一切德國人所不能不肯定的真理，傳佈到整個德國的報紙上：「使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二者（美的再生和道德的再生）開始合而爲一個整體」。當我聽到這種論調，我控制不了我的忍耐，並且我又對德國人指責那些個事情不僅是德國人的義務，而且是德國人的責任。四世紀中一切文化的犯罪是他們的責任……那是從平常的同等根據中，也就是對真理專怯的地方中，對現實最深邃的專怯中，在他們本能的不誠實中，「理想主義」中而來的……德國人使歐洲失去了它的收穫，這個偉大時代，亦即文藝復興期的意義，然而把更高的價值制度，所謂肯定人生保證未來的高貴的價值，在反對衰亡價值之中心地上而達成了勝利——在那裡進入於本能的根據處中！就在這個剎那間，那位可詛咒的僧侶路特（Luther）恢復了教會，更在幾千倍的惡事物上把基督教從那種倒斃了的瞬息中挽救回來……基督教，宗教化的生命意志的否定！……從它的「不可能性」的根據裡攻擊教會，不能把它恢復——因爲攻擊的緣故！——的路特僧……天主教徒規定下路特祭日，編製路特劇，也許是有理由的……路特和「道德的再生」！給

鬼預備下所有的心理學！——一點都不疑惑，德國人是理想主義者。——最先用最大的勇氣和自我的控制，在達到明確的非常美滿的科學思考時，喜好重覆的德國人把舊「理想」的潛行道，真理和「理想」之間的妥協，在事實上，完全能看出來對加以科學排斥的權力，和虛偽的權力方式。萊伯尼茲（Leibniz）和康德——這是阻止歐洲之知識公正的二個最大制動機！德國人最末後在兩種頹廢世紀之間的橋樑上，以統制世界為目的，把歐洲統制為一，力量非常強盛，足以創造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統一，當天才和意志的優越力表現時，以他們的戰爭，奪去了歐洲的意義，拿破崙在生存意義上的奇蹟。——他們因此對來到了的事物，在今日那種存在的一切事物的責任，寄託在德國人的雙肩上，例如現世最反文化的疾病以及非理性的，也就是國民主義，歐洲病患的國民神經病，歐洲小國的分立，亦即小國家政策的永久化，這些責任都寄託在德國人的雙肩上。他們搶去了所謂歐洲的意義，搶去了它的理性——他們把這些個都拿到不通行胡同去了。除我之外誰知道這條不通行胡同的出口？……以充盛的偉大使命再把各民族結合在一起？

## 3

結果，因為什麼緣故我不能述敘我的擔憂！就是與我站在同樣立場上的德國人，為了產生一團小鼠，從一種恐懼的使命裡往這種事中去尋找。他們直到而今時常想要與我和美，但是將來能否很圓滿的和美是疑問的。啊，在這點上，我將怎樣的渴望一位惡質的預言家來臨！……出於天性的

我的讀者和傾聽者，現在只限於俄國人，斯干地那維亞人（Skandinavier），法國人，——他們今後更當如是了！——德國人在認識論史中，滿篇記載着不明確的名詞，他們祇是不斷的生產「無意識的」製造貨幣者（——費希特（Fichte），謝林（Schelling），叔本華，黑格爾（Hegel），西萊爾馬哈（Schleiermacher）與康德，萊布尼茲同是一條路上的，總之，他們那些個人不過是製造福帕的人（Schleiermacher）：他們把立於精神歷史上最初的公平無私的精神，用真理的手審判四世紀中假造貨幣的這種精神，決未持有所謂與德國精神一包在內的名譽。「德國精神」對我是最討厭的空氣。德國的一切語言，一切態度，對心理學的事物呈示着從本能中而來的不純潔，只要我一接近，便使我的呼吸苦痛。他們不能像法國人那樣痛快的超越過第十七世紀的嚴格反省——以誠實之點上來論，不論是羅柴佛克（La Roche-foucauld），不論是笛卡兒（Descartes），都百倍於第一流的德國人。——其實，德國人直到而今連一位心理學家都沒有。可是，心理學差不多是一個民族的純潔或者是不純潔的規準……而且如果不能純潔，人們將如何達於精深之處？德國人的心，差不多和女人的心同一樣的達不到深遠的根底。德國人是任何根底都沒有的：一切都是這樣。就因為這種緣故，連一個最淺薄的都沒有。——亦德國稱之為「深遠」的，乃是指我現在所說的自己本身之本能的不純潔，就沒有人願意把自己本身解釋明白。我之所謂「德國的」一字，並非是出於以代表這種心理的積落為國家通貨的動議？——例如，恰好在今天，德國的魏德以解放非洲的奴隸為口實，認為那是他盡了「基督教

徒的義務」：我們在另外的歐洲人中，對那種立場只不過稱之為「德國的」……德國人是否出版過一冊富有深邃意義的書籍？單以所謂書本中之深邃意思的概念是甚麼意思來說，在他們的堆裡就找不到。我知道學者們承認康德是深邃的；並且在普魯士的宮廷裡，相信那位封，特萊奇克先生是深邃的，這實在令我恐懼。同時，當我時常稱讚斯坦達爾為深邃的心理學家的時候，便遇到德國的大學教授們找尋他的名字的拼法……

## 4

因為什麼我不前進到極頂？我喜歡把他清掃乾淨。其中尤以德國人的輕蔑者所承認的事情，可說是屬於我自己的野心之一。我在二十六歲時我便表示了對德國人性格的懷疑。（不合時宜的一書中七十一頁——德國人對我是沒有辦法的。當我在腦際中設想；去作成一種逆我一切本能的人類，所想像出來的永遠像德國人的樣子一樣的。究竟從那個地方去檢查人們的腎臟，——第一點，他決定那種人們是否持有距離的感情，所謂是否能在任何的地方看到在人們之間的等級，程度，順序，以及那種人們是否是高雅的：以此種限度，來規定人們是否是紳士；如果不是那樣，人們在心地寬闊之下便不能得救，啊！這就是下賤之民的高尚概念。然而德國人是下賤之民——啊！他們如此高尚……人們與這種德國人相交往，人品便要降低：因為德國人是無階級之分的……與二三位藝術家往來，尤其是除了與瓦格納交際外，我與德國人在一起就沒有快樂的時候……一切世紀



中最深邃的精神，假定它呈現在法國人中，不論那位國會議事堂的女救濟者，也許認為她的極醜陋的靈魂至少帶有同種的意思……我對這種民族忍受不了，他們永遠是一羣胡朋狗友，他們並沒有感覺陰影的手指——，唉！我是一個陰影——在腳上並未帶有任何的機智，而且再也不能前走一步……歸終德國人是完全沒有腳的，他們祇有腿……對德國人他們完全缺乏像那樣的卑賤的概念，可是，這是最上等的卑賤，——他們並不單以德國人為恥……他們以滔天不絕的談話為最上着，以他們自己本身為決定目標，我恐怕他們對我所說的不能予以決定……我是一種對上面所說的各種命題的精確證據。在我的生涯裡，向我「尋求轉機」的標幟和敏感的標幟是徒勞無益的。從猶太人中能獲得着，但是在德國人中是絕對找不着的。我的性格不論對誰都是溫和的善意的——我有使之一律平等的權利——。這些事情並不妨害我的睜眼。我對誰都沒有區別，特別是我的朋友，——最後，我希望這種事情對他們一點都不破壞私人的感情！我還想出來五六個關於名譽的問題。——不僅是那樣，我數年來所接到的每一封信，完全認為是胡說八道的，其實是真實的：不論在那一種憎惡上，對我越是好意的，那就越是胡說八道的。我對着我每一位朋友的面去講那件事情，他們絕對想不到研究我所著的任何一本書都是費力的事情。我猜測他們在我的書裡決不知道藏在極小的標幟中的是些什麼。就是關於我的查拉圖斯特拉在我的朋友中誰從那裡看見了非法的，或者是一向認為像那樣的放縱的權利主張？……十年過去了：在德國就沒有一個人去抵抗這種無道理的抹殺，來擁護我的名

字，甚且感覺到良心的苛責。最先有一位外國人，也發是野  
麥人，以那種貴分的本能敏感性和勇氣，對那種自稱爲我的  
朋友的那些人大發憤慨。……根據這種事情，又證明了那  
位心理學家佈蘭底斯（Georg Brandes）博士，去年的春天  
在哥本哈根（Kopenhagen）講述我的哲學。現在那一箇德  
國的大學能够像那樣去做？——我本身對這種事情並沒有意  
見。必然的事物決傷害不了我，運命愛可說是我的最內在的  
天性。我愛好反語，只有世界史的反語我不喜好。如此，我  
不到二年工夫奠定了大地上發生癡癡的「價值轉變」的破壞  
電火，把瓦格納事件公諸於世：法國人對我還要來一次永垂  
不朽的留漬與永生！現在正當其時！——已經來到了？——  
好々的，我的同胞們！我向你們表示敬意………

## 我為什麼是這樣的運命

### I

我知道我的運命。我的名字將于某些日子使人回憶到一些可怕的事物上——在地球上一個前所未見的轉變，對於良心以最深的打擊，並且將一切被崇信，要求與奉獻的定以罪名。我不是一個人，我是炸藥。而且在所有這些事物上並不含有絲毫暗示我為宗教的倡始者。宗教只是暴亂者的事業，當我接觸過一個教徒後，我總要洗洗我的手……我不要信仰者；就是連信仰自己我想都是充滿了惡意的；我從來就不對群眾講話。我若有一天被稱上一個「聖」字那真對我是一種恐怖。你很容易想到我為什麼預先印這本書——那就是為避免人誤解我，我不要作一個聖者；我寧願作一個小丑。也許我是一個小丑。並且「那不僅是這樣」或者寧可說並不是「不僅是這樣」，（因為從來沒有任何東西比聖者更為愚誤的）——我是真理的聲音。但是我的真理是可怕的：因為虛偽一向是被稱為真理的。一切價值的轉變：那是我對人類行為最高的自我體認的定式，對我成為靈與肉。我的運命使我必須成為第一個合適的人類；我自己感覺到應當反對時代的錯誤。我是第一個由辨別誤之為誤而發現真理的。嗅上一嗅……我的靈住在我的鼻孔裡。我反對人所從來沒有反對的，雖然我是一個敵對精神的對立。我是快樂的前鋒，不平行於歷史的；我體認到從來所未想過的宏大的工作。希望因我而再生。因之，我必須是一個運命之人。因為當真理與時

代的錯誤約定相爭的時候，我們必須想到擊動那種山與谷重新排列的連續的地震，這些是從來所未曾夢想到的。「政治」這個概念于是舉起身體到精神幸福的國土。所有舊社會的重大形式都被擊破——因為它們都依賴着錯誤：戰爭要起來，它的形態是地球上所從未見到的。在一個大衡度上政治將由我而劃時代。

## 2

你希望一個定式爲了這樣的一個運命使之成爲具體的？  
它在我的查拉圖斯特拉中。

»要成爲善與惡的創造者，必先是一個破壞者，且將一切價值粉碎。

這樣最大的惡乃屬於最大的善：但是這是創造的善。《我是存在的人以來最可怖的人；但是這對我將成爲最慈愛的那一方面來說並不抵牾。我知道快樂的消失到某種程度，同量的我的權力也消失到某種程度。在這二種情形下我順從我底狄奧尼索士的性格，就是不能從說是是唯唯中拆散了敵對的行爲。我是第一個不道德的人，所以這樣我是最大的破壞者。

## 3

當我應該被詢問的時候，我並不被詢問，對於查拉圖斯特拉在我口中，在第一個不道德者的口中之切確的意義：因爲組成這個獨特的波斯人是由於他是個切確的反對者。查拉圖斯特拉是第一個看見在事物的工具上，善與惡鬥爭的必要

齒輪。將道德譯之爲形而上學，如力量，第一原因，目的自身，這是它的工作。但是這個問題已經暗示出來它的獨有的態度。查拉圖斯特拉創造出這個在所有錯誤上最致命的——道德：結果它必須拿它當作一個錯誤。去第一個認識它，不只是因爲他比其他的思想家對於這個問題有更長與更多的經驗，——所有的歷史實在是一種對於經驗上所謂世界道德規律之學說的駁斥——最重要的乃是查拉圖斯特拉比其他的思想家更誠實一些。他的說教而且他自己獨具以誠實爲最高的道德——那就是說反對「理想主義」的怯懦，反而逃向實在的境界中。查拉圖斯特拉自己有着比一切其他思想家所聯合起來的更大的勇氣。說實話以及射直線，那是波斯的道德。你明白？……道德穿透真實的事物而毀敗自身，道德家自己的毀敗乃在他的敵方——在我——那就是在我口中的查拉圖斯特拉之名字的意義。

## 4

事實上，不道德家這個名詞有兩種否定包含在內。第一，我不承認從來認爲最高者的人間的典型，也就是善良的人，善意的人，善行的人。而且，另一方面我不承認那種被承認與決定爲道德本身的道德——頹廢的道德，或者用個殘酷點的名詞，基督教的道德。我同意論斷這否定中的第二點是更爲確定。因爲普通說起來，把善與仁慈過份的估價，對我來說簡直是頹廢的結果，衰弱的徵兆，與一個向上的肯定的生活不相符合，否定與消亡乃是在肯定上的條件。讓我在善人心理的問題上休息一下。要去估價任何一類的人，我們必

須計算他維持的價值，必須知道他存在的條件。善人的存在條件乃是虛偽的；或者，換句話來說，在不情願的情形之下去賺取實在是如何切確地被組織起來；一種實在並不能時時引起仁慈的天性，並且在粗心和善意之手上的繼續侵入，僅只受到很少的歡迎。把一切種類的困厄，一概的認為是反對的，是不能不廢除的某種事物，這是沒有意思的。從全體上來着想，那是在結果上的真實的不幸，痴愚的運命——，差不多像希望趕走不良的氣候以減少窮人的痛苦一樣的瘋傻。在全體的巨大經濟上，現實之可懼的事物（在感情上，在欲望上，在權力意志上），乃比微末的幸福，所謂「溫情」的，更是非常的需要；後者因為根據在本能的欺瞞上的關係，對於那種一切不幸的事物，人們就不能不以寬大為懷。那種樂天的人們（*homines optimi*）所產生出來的醜陋的樂天主義，我將以一個大的機會，給所有的歷史去証示一種非常可怕的結果。查拉圖斯特拉第一個見到快樂主義乃是和悲觀主義同樣卑下的，或者是更為有害的。說：「善人從不說真理。你被善人所教導的是虛偽的海岸和虛偽的確實性；你在善人的謊語裡出生與滋育。每種物事如從善人堆中出，便成為虛偽而且從根底下便彎曲了。《幸運的是這個世界並不僅只是建築在那些種的性格上。在那些性格中善意的畜類能找到它們的卑鄙的快樂。為着希求每個人都成為一個「善人」，一個群居的畜生，一個藍眼的，仁慈的，「美麗的靈魂」，或者——赫斯賓賽（Herbert Spencer）先生所希望的一個博愛者，這正與從存在中搶去它的性格相同，這就是所謂對等人類，可憐憫的中國宦官的墮落的存在。——這是被引誘

的！這就是人們所稱道的道德。在這種意義下，查拉圖斯特拉現在把「善人」名之為「最後的人」或者是「滅亡的開端」，而且在一切之上，他感覺他們為人類最有害的一種，因為他們犧牲未來，同時犧牲真理，如此他們才能完成生存。

》——善人們——他們不能創造，他們永遠是滅亡的開端——

——他們把向新表格中去填寫新價值的人釘在十字架上，他們為着自己犧牲未來，他們把一切人們的未來釘在十字架上！

——善人們——永遠是滅亡的開端……

——而且詛咒世間的人不論作了任何的有害事件，善人們的毒害是毒害中的最大災害。《

## 5

查拉圖斯特拉，善人的第一個心理學家，結果為惡人的朋友。當一個卑鄙的人升到最高的階級，他必須作那些只對着相反型的價值——對着那些已經安定生活的強而有力人的價值。當這匹畜生與最純潔道德的光彩一同照射的時候，特殊的非常人必須降到惡的階段裡去。當虛偽把所有的價值持在要求「真理」的那個字上時，如果把他作為世界的外觀，那真正誠實的人必定被趕到那些最懷名聲之群中去，查拉圖斯特拉在這裡是很明白的；他說，那是善的知識，最善的知識，能引起人們之憎懼的，而且他把這種厭憎的感情藏之於外；他又長起翅膀飛翔到遙遠的未來中。他並不隱藏這種情

形，就是人的這種型態，一個相對的超人型態，所謂超人的是與純正善人相比較的，而且那善與公正要稱呼他的超人為惡魔。》你們這「高等的人，你們所注視的現在是倒下來了，這是你們覺醒在我胸前的懷疑，這是我秘密的大笑；我想你們要叫我的超人——魔鬼！你們在你們的靈魂中以爲一切是那麼驚奇？在他們眼光中，超人以他的善意認爲你們是可怕的东西。《

從這裡並找不到別的路徑，人們必須送出來了解查拉圖斯特拉所要求的數目，——他想像的那種人，想像實在爲存在；對於這件事他足有能力——他並不對它疎遠或移轉，他自己就是實在，在那裡面他能找到實在的所有懷疑和恐懼；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富有偉大性。

## 6

但是我已經選取了不道德家的這個名稱，就是在另外的意義上也當作一個區別的符號；我持有這個名字是很驕傲的，因爲它把我高舉在所有人類之上。直到如今還沒有人感覺到基督教的道德是比他低下的；去作這個的人必須有以往全然所未聽到的高遠地眼光和淵深地心理的深度。說到現在基督教的道德是曾經作了所有思想家的妖魔（Circe）——荷馬（Homer）的奧底賽（Odyssey）詩中女巫，曾將奧底薩斯（Odysseus）的伴侶數人變爲獸類——在她的驅使之下他們站立，在我以前有什麼人曾經鑽到這個孔穴裡，肯從這個有毒氣氛的理想中——在這個世界的誹謗中——爆發出來。在我以前有什麼人敢懷疑那些是孔穴？哲學家中有誰在



我前面是一個真實的心理學家而且實不如說是與那個相反的「高筆欺騙家」「理想主義者」？在我以前是沒有心理學的。去作第一個開始者，可能是一個被詛咒者；然而在任何情形下，那是一個運命，因為作第一個開始者也是人們所輕蔑的。對人們的嫉厭，乃是我的危險。

## 7

你已經了解我？限定我的，安置我在剩餘人類之外的，是我拆穿了基督教道德的假面具。因為這種理由，我需要包含普遍宣戰之意義的一個字。從來沒有見到這些個人把我看成最大而不潔的表象，在他們的良心上，把欺騙自身的事情作為天性，作為基本的意志，遮蔽人們的眼睛使之看不到每一種現象，每一種原因，每一種實在；實際來說，這可算是罪惡的一種，心理的欺騙。基督教臉上的瞽盲是主要的罪惡，——是反對生命的罪惡。多少歲月，多少人民，起初的與末尾的，哲學家們和老太太們，在歷史上除開只有五六個剎那的例外（像我是第七個）之外，完全是同量的有罪。基督教的道德是虛偽意志的最壞形式，人類的真正妖魔敗壞了人類。那並不是錯誤，可是現在就當作錯誤的觸怒了我；那不是禮儀的「善的意志」和精神上之勇氣致說的長時間缺乏而使之在基督教道德的勝利裡欺騙了自身；那乃是性格的丟失，那全然是鬼樣的事實，使那誰違背自然的接受了最高的尊敬，把它當作道德，而且給人所留下的停滯不進當作絕對命令的律條。想像到這條路徑的錯誤，並不只是單獨的一個人，也不是一部份的人，而是整個人類。對原始的生命天性

予以輕視的教導；立一個騙人的「靈魂」，「精神」，以便去掉肉體；教導人們在生命的必要條件上——尋找性慾上的不潔；在極度的需要下尋找罪惡的原理，以便擴張——那就是說在強力自身裡的愛中（這個名詞的本身就是毀謗的）；而且更站在反對之點上來看，一個更高的道德價值——但是我在說什麼？——我的意思是道德價值就它本身來說，是在朽壞的符號裡，是在天性的對立裡，是在丟損了的壓艙石裡，是在客觀性和「隣人愛」裡，什麼！人類自身是在一種頹廢的情形中？它永遠是那樣？只有一件事是發展的，那就是你所被教導的那種惟一的頹廢的價值是最高的價值。否認本身的道德實在是退化的道德；事實上，「你走到狗群裡」如此便應該譯成命令的口氣「你們全要走入狗群裡」，而且不僅只是命令口氣。這種否認本身的道德，直到而今被教導的惟一道德，把意志欺騙到虛無裡——那是對生命基本的否認。那仍然還存有那種可能性，那並不是人類退化，而僅只是人類的寄生蟲——牧師，他們由於道德，而誑騙自己進入他的價值的限定地位。在基督教道德裡早就知道他走向權力的路上去。事實上，這是我的意見。人類的教師們，領導者們——包括神學家們——他們每一個人都曾經是頹廢者；因為由於他們的一切價值的轉變使他們進入生命的對敵中，而且因為由於道德。在這裡下一個道德的定義：道德乃是頹廢者的特性，在生命上根據一種志望，給他們自己以成功的復讐。我信服這個定義的偉大價值。

你已經了解我？從查拉圖斯特拉的口中我不會說一個簡單的字，我差不多已經五年沒有說活了。揭穿基督教道德的假面具是一種無比的事件，一種真實的災害。向它投射光明的人，是一種不可抵抗的力，一個運命；它把人類的歷史撕成兩塊。人們不是生活在他的前面就是生活在他的後面。那種到而今站在最高處的，電光般的真理對它予以精切的打擊：誰要是希望懂得被毀壞了的是什麼東西，便應該看一看他手中是否還拿着什麼。一直到那時，每件被稱為真理的在如今便被認為是最有害的，最有毒的，一種虛偽的秘密形式。以人類的進化為神聖的口實，而被認作一種絞乾生命之血的奸謀，把道德當作吸血鬼。揭穿道德的假面具同時也揭穿了人們所信服或一向被信服的價值是毫不值得的；他看出來在最高敬的人們之前沒有東西是值得尊敬的——就連那些一向高喊聖啊聖啊的人們，在他們之中他看出來只是足最致命的那種墮胎，乃是因為他們蠱惑。「神」這個概念是當作生命之相反的概念而被發明的——每一件有害的，有毒的，毀謗的與所有生命的死敵，都拉攏起來歸於這一個可怕的單位上。「彼岸」和「真實的世界」乃是為貶視存在而發明的——為的是不給我們地球上的存在留下任何意義，任何工作。「靈魂」「精神」和最後的「永生之靈魂」的發明，乃是為的去嘲視肉體，使它生病而成「神聖」，去吸進一種可怖的輕視。對於生命的那些事情，應當嚴肅的處置而接受的，像營養問題，住室問題，知識食糧問題，預防疾病問題，清潔問題和氣候問題，我們找到了「靈魂的得救」來替代健康——換言之，一種週期性的瘋狂（Folie circulaire）在悔悟

的癱瘓和贖罪的神經昏亂症之間予以轉換。加上苦痛的工具所謂「罪」這個概念，以及「自由意志」的這個概念之發明，都是爲的將我們的天性引入邪途。以第二天性作爲對本能之懷疑的發明！在「無我」和「自我否定」的概念上，那種被宣佈爲獨特的頹廢之預兆，也就是從有害的事物中被誘惑的，已經沒有能力去發現自己之功利的，破壞自己的，一般在價值的標程中被改稱爲「盡義務」，「神聖」和「神力」！結果——所有一切最可怕的——善人這個觀念就成爲表示每一種衰弱的，疾病的，殘缺的，本身痛苦與每件事物都被抹殺掉的東西。選擇的律條被釘在十字架上，有一種理想把驕傲幸運的人，說是是唯唯的人，肯定未來的人，保證未來的人認爲都是「反對中創造出來的——此後這種人要被稱爲罪惡。而且把這些個被信奉一爲個道德！——打倒壞蛋（Erasez l'infame）！

## 9

你已經了解我？狄奧尼索士反對釘在十字架上的人……

## 譯者後記

看哪，這個人！（Ecce Homo）一書，是近代德國大哲學家菲特烈·尼采（F. W. Nietzsche 1844-1900）於一八八八年一月十四日寫竣的。出版於一九〇八年。這本書不僅是尼采的自傳，而且還包括着他的日常生活形態，哲學思想，文化問題，倫理問題，藝術問題，宗教問題，一切價值之估定問題，以及他一生中所寫過的全部著作的解剖——在那裏他說明了他寫作時的背景，環境，主要的着目點，——這對一位願接觸尼采著作的人，該是多麼有益的幫助？所以，我認爲如欲了解這位二十世紀文明之預言家的尼采思想，先讀這本書，比讀任何人解釋他的學說的著作更來得高明，比讀任何人批評他的思想的著作更來得鋒銳。這就是我翻譯這本書的動機與目的！

此外，在我們讀尼采的著作之前，應該先知道他的學說的三大關鍵，一是世界根本的權力意志說，二是世界運命的永遠輪迴說，三是倫理思想的超人說，最後，以三說作爲現世肯定原理的一切價值轉變之學的歸結。知道了這些，對他的思想就不難明瞭了。

至於這本書的翻譯，是根據德文原本譯成的。雖然也參考了英美日三國的譯本多種，但是由於其中漏譯，誤譯的地方非常之多的關係，我也就沒有得到如何了不起的幫助。

在我所根據的那本德文原書的最末一頁上，記載着那本

書是 F.Richter 在 Leipzig 出版的，封皮，裝訂，圖案是 Henry Van de Velde 設計的，共印 1250 本，我用的那冊是第 784 本。就因為這種關係，版本和印刷都非常考究。可說是一本極珍貴的尼采典籍！

最後，以這本書的翻譯工作來說，妻行端真女士於繁雜家務之料理下，不但貢獻了許多意見，並且也為我費了一些心思，譯後又勸我與原文逐句對正，我在這裡是應該向她致謝的！

民國三六年「五四」文藝節，於瀋陽故鄉。

譯 者

